

第四章 蒙古崛起與金夏關係的惡化

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在漠北的崛起，打亂了東亞地區維持將近半個多世紀的相對和平局面，使得當時中國境內金、宋、夏等三個政權並立的局勢開始發生變化。蒙古對夏、金兩國發動戰爭，間接導致金夏兩國原本於十二世紀末已見改善的政治、經貿關係，再度惡化，最後演為長期的對立與衝突。

十二世紀末金章宗即位以來，先是爆發金國內部宗室的矛盾與衝突，繼之國內社會經濟問題也日趨嚴重，天災頻仍，農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外則蒙古諸部由於相互爭雄，北邊邊防成為當務之急。這種內外交困的情勢至十三世紀初更是有增無減。《宋史紀事本末》記載金章宗泰和五年(宋寧宗開禧元年，西元 1205 年)宋國「開禧北伐」前夕，金國的政局如下：

時金為北鄙達達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虛，國勢日弱，群盜蜂起，民不堪命。¹

至於夏國的政局，在金章宗明昌四年(西元 1193 年)夏主仁孝去世後，更是日益動盪不安。十七歲的純佑嗣位後，母后羅氏干政。不但宗室內部矛盾與衝突逐漸明朗化，安全對王位的覬覦有增無減，而統治階級生活也日益奢靡、腐敗，武力也漸趨於廢弛，因此國勢更形衰微。

金、夏兩國國力俱已衰微，面對新崛起的蒙古政權，初期尚能相互聲援，並繼續維持宗藩體制下政治與經貿上的往來。但金章宗泰和八年(西元 1208 年)十一月，金衛紹王繼位後，對蒙軍攻夏採取坐視不救的態度，使得金夏和平關係為之破裂，夏國統治者安全及其繼位者遵頊，在蒙古的攻擊與威脅下，展開報復金國的攻邊行動，導致金夏兩國捲入長達十四年的相互報復之消耗性戰爭中而無法自拔。

在蒙古的步步逼近下，繼衛紹王之後即位的金宣宗，不但未能振衰起敝，聯合宋、夏等政權共同抗金，反而南攻宋國，謀取失地補償於宋，並對夏國展開報復性的攻邊軍事行動。金宣宗這種與周遭政權為敵的政策，大大地消耗金國的實力，造成國力日衰、版圖日蹙，加速日後亡國的命運。

¹ 《宋史紀事本末》，卷 83，〈北伐更盟〉，頁 1513。

金哀宗繼位後，力圖振作，開始與宋、夏等國修好，但為時已晚。夏國先為蒙古所滅，而數年之後，金國亦步上夏國的後塵。金夏兩國捲入長期消耗戰的結果，徒為蒙古併滅兩國，製造有利的條件。

第一節 蒙古攻夏初期的金夏關係

本時期時間上大致始於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蒙古初次進攻夏國河西地區，終於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夏國開始興兵進攻金國邊境爲止。

首先介紹蒙古崛起初期對夏國的軍事行動。鐵木真於滅乃蠻部，殺其酋長太陽罕後，勢力日益強盛，因此於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三月，以夏國三年前曾收容蒙古仇家爲由，引蒙古將領怯古里禿、耶律阿海等部，攻入夏國河西地區，破力吉里砦，並趁勝縱兵蹂躪瓜(在今甘肅省西安縣東南)、沙(今甘肅省敦煌)諸州。夏主純佑聞訊並未立即派兵防禦、或切斷蒙軍的後勤補給，反而任由蒙古騎兵縱橫該地，肆意虜掠。至四月，因天氣逐漸炎熱，蒙軍才引兵北還；蒙軍北返過程中，途經夏國的「落思城」，乃大掠人畜而去。²在蒙軍撤退後，夏國政府才出面修復蒙受兵災的諸堡，大赦境內，並將首都「興慶府」更名爲「中興府」³。

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蒙軍攻入夏國一事，爲蒙古攻夏的第一場戰役，也是蒙古民族展開經略南方金、夏、宋等國的第一役，是時鐵木真尚未大會蒙古諸部，亦尚未與金國正式決裂，其軍事動機，頗令人費解。

《元史·太祖本紀》，有關此役，只記載：「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囊駝而還。」⁴並未提及原因。吳廣成《西夏書事》、戴錫章《西夏紀》，張鑑《西夏紀事本末》等書，關於此事，均主要參考自《元史》的〈太祖本紀〉與〈耶律阿海傳〉，對於原因也全然未提。

然而民國初年屠寄所撰《蒙兀兒史紀》，則特別提及蒙古首次攻夏

²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3~1284。

³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5。然白濱《党項史研究》，頁 110 指出：「關於西夏首都興慶府改中興府事，史籍記載互有抵牾，據殘碑中『崇宗(按：指乾順)踐位，雖總攬乾(坤)，……上即命公城中興，於是……』提供了興慶府稱中興府的重要史料。」是興慶府改稱爲中興府，傳統史籍雖記載爲夏主純佑天慶 12 年(西元 1205 年)，但是夏國帝陵出土的西夏文殘碑卻提供了 11 世紀末至 12 世紀前期夏主乾順在位時期，即已更改首都名稱的有力證據。查閱《金史》〈交聘表中〉，「大定十五年」條、「大定二十五年」條、「大定二十九年」條；〈交聘表下〉，「章宗明昌元年」、「明昌二年」條...等所載，夏國派遣赴金的使節中，已出現「中興尹」、「中興府」等名詞，似乎也間接證實這一點。

⁴ 《元史》·卷 1，〈太祖本紀〉，頁 13。

的原因：

西夏納我仇人你合桑昆，汗興師致討⁵

屠寄並於原文下方附注提道：「桑昆西奔，曾過西夏邊徼勒之地，故以納亡藉口興師。」⁶對於舊《元史》記載有關元太祖在位第二十一年，亦即金哀宗正大三年(宋理宗寶慶二年，西元 1226 年)，蒙滅亡夏國的原因之一「帝以西夏納我仇人亦朶喝翔昆」⁷，屠寄則認為此事發生於金章宗泰和三年(宋寧宗嘉泰三年，西元 1203 年)，距離滅夏戰爭相隔二十三年之久，「太不近情」⁸，因此將此原因移至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解釋蒙古首度對夏用兵之舉，認為「深合事情」⁹。

然而，上述屠寄的分析也只是蒙軍出兵的口實而已，絕非出兵的關鍵因素；鐵木真如欲痛懲夏國，應直接南下進攻夏國東部，不須遠道進攻河西地區。究竟鐵木真的動機為何，在此嘗試加以分析。

一如歷代的其他北方邊族，蒙古民族於強大後後，以向南發展為主，而首當其衝厥為金國。尤其金國昔日曾殺害蒙古宗親巴兒合，以及俺巴孩可汗，鐵木真「常思報復」¹⁰。然金為當時東亞強權，在無勝算的把握下，對於出兵伐金一事，鐵木真頗有顧忌。

夏國由於久為金國藩屬，與金國關係甚為密切。因此，蒙古欲對金國用兵，不得不考慮來自側翼的夏國之威脅或牽制。為防範夏國利用蒙古攻金之際趁虛而入，襲擊蒙古本部，或自側翼牽制蒙軍，因此，鐵木真在展開經略中原的軍事行動前，採取「先易後難」的戰略，先興兵進攻夏國，是為較有把握的戰略。一方面得以消除來自側翼的威脅與牽制，確保攻金行動無後顧之憂；另一方面，擄掠夏國邊境城寨人畜與財貨，補充勞動力與生活物資，對蒙古而言，也不無助益。

而攻夏的軍事行動如能臣服夏國，則蒙軍更可以獲得夏國在軍事行動上的配合，例如徵調夏國的軍力、勞動力與物資以配合蒙軍向外擴張。因此，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蒙軍對夏國所發動的軍事行

⁵ 《蒙兀兒史記》，卷 2，〈成吉思汗本紀上〉，頁 97。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蒙兀兒史記並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94 年。

⁶ 《蒙兀兒史記》，卷 2，〈成吉思汗本紀上〉，頁 97。按：桑昆西奔之年，乃癸亥年，時值金章宗泰和三年，西元 1203 年。

⁷ 同前註。

⁸ 同前註。

⁹ 同前註。

¹⁰ 《蒙兀兒史記》，卷 3，〈成吉思汗本紀下〉，頁 110。

動，目標選擇在距離夏國首都興慶府甚為遙遠的河西地區，推論應是屬於試探性質，目的在瞭解夏國的實力及軍事上的防備情形，有助於日後對夏國與金國的用兵，這種舉動是可以理解的。而河西戰役後，鐵木真瞭解夏國的軍事弱點後，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入夏國。

然而，舊日時期，夏主常收留或物資贊助為鐵木真或其父也速該所敗的其他部落酋長，形同與蒙古為敵，應也是夏國得罪蒙古的原因之一。

面對蒙古的攻擊，夏主純佑採取躲避政策，不與蒙古軍隊正面交鋒，而任其剽掠，直至蒙軍北還後，才出面收拾殘局。《西夏書事》作者吳廣成頗不以為然，而認為是失策。他認為：

蒙古地處北方，與夏境遼遠，千里兵行，士有飢色。純佑聞兵入境，或整眾以挫其銳，或設伏以邀其歸。蒙古雖強，應知顧忌，奈何任其蹂躪，絕不以一矢相加遺，始即示之以弱，何怪後日之更舉乎。¹¹

夏主純佑任憑蒙軍縱掠而不展開還擊，固然示弱於蒙古；然而，事後在外交上採取與金國「相互聲援」策略，則有一定的正面意義，至少反映出兩國當時仍維持友好關係。例如《西夏書事》記載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十一月，夏國出師牽制蒙軍後方的軍事行動：

聞蒙古侵金與河東監軍完顏天驥相持，乘虛以兵入其境，行數日無所得，諜報蒙古已敗金兵，回師來救，乃還。¹²

夏主純佑出兵蒙古境內，固然與報復蒙軍先前的攻擊不無關聯，但是出師蒙古，對於攻入金國河東地區的蒙軍造成牽制，促使蒙軍「回師來救」，無形中幫助金國化解了一場軍事危機。¹³而金章宗則於泰和七年(西元 1207 年)七月，下令將逃入金國境內的夏國人口予以釋放返國，以表達對於夏國的善意。¹⁴

¹¹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3~1284。

¹²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6。

¹³ 《西夏紀事本末》，卷 35，〈安全廢立〉，頁 454 記載：「開禧元年(按：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冬十一月，蒙古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即是指此事。

¹⁴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91。

夏主純佑之出師蒙古，與金章宗之釋放夏國人口，可視為面對蒙古威脅初期，金夏兩國在某種程度上「相互聲援」的具體表現。

然而，外患甫告解除，夏國內憂卻又繼之而起。金章宗泰和六年(西元 1206 年)正月，夏國內部發生宮廷政變，為夏主純佑所猜忌與宗室鎮夷郡王安全，與太后羅氏合謀，廢夏主純佑，自立為王。不久後，純佑便「暴卒於廢所」¹⁵。此事反映夏國宗室內部嚴重的矛盾與衝突，且對於純佑的嗣位並未一致的支持與擁戴。然而事件的經過，竟是夙來有著利益衝突的宗室與外戚后族，兩者攜手合作，發動政變取得政權。

對於夏國內部政變，身為宗主國君主的金章宗，理應興師問罪、誅討叛逆，一如金世宗之全力支持夏主仁孝誅除權臣任得敬。但是，金章宗在羅太后派遣罔執中為特使赴金說明，要求冊封新主安全為夏主時，只是消極地不打算立即承認安全的夏主地位而已，未有更積極的舉動。然而，在夏使的力爭下，金章宗才遣使至夏國詰問廢立原因。《西夏書事》記載：

執中朝辭，私問館伴官奏告事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執中曰：「明日當問諸客省使，若又不答，則升殿奏請。」客省使以聞金主，遂遣使詰羅氏廢立之故。¹⁶

在章宗遣使赴夏詰問，羅太后再度「奉表飾辭，陳請金主」¹⁷，依舊請求冊封安全為夏主，最後章宗決定採取不干涉夏國內政的立場，不再捍衛純佑，也無意出兵誅討亂臣，直接遣使冊封安全為王。

安全廢夏主自立一事，究竟原因為何？又羅太后為何願意廢掉親生骨肉，改立宗室其他成員為王？這段歷史有太多疑點。只見羅太后派罔執中奉表至金要求冊封安全為夏國王的理由是：「純佑不能嗣守，與大臣議立安全，請賜冊封。」¹⁸因此吳廣成於《西夏書事》中論道：

後羅氏表書中，訾其不能嗣守。其中委曲，史少明文，亦千古疑案也。¹⁹

¹⁵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7。

¹⁶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9。

¹⁷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90。

¹⁸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9。

¹⁹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88。

然而，若從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蒙古進攻夏國河西地區，純佑卻任由蒙古騎兵縱掠而去一事來看，多少反映出其政治上的軟弱態度。因此，這場由太后與宗室合謀的政變，可以看出夏國宗室集團與外戚后族，對於夏主純佑的政治作風均甚感不滿，因而兩大政治集團聯合發動政變。

分析金章宗不再捍衛夏主純佑的統治地位，亦即未能善盡宗主國責任的原因，一方面固然與金國國力衰退，因此對夏國外交政策，一改世宗時期的干涉態度，轉為被動消極的不干涉立場有關；另一方面，則應與當時金宋戰事正在持續進行，不欲再對外生事有關。

南宋自從韓侂胄用事以來，見金國國勢日衰，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²⁰，因此於金章宗泰和四年(宋寧宗嘉泰四年，西元 1204 年)以來，積極展開軍事部署，並於翌年十月，正式派兵攻入金國邊境。由於宋軍不斷展開軍事行動，導致雙方邊境戰事不斷，為報復宋國，金章宗遂於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十月，正式下詔諸道攻宋。

由於宋軍屢為金軍所挫，十一月以來，韓侂胄開始遣使向金請和，並以「請稱伯，復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²¹作為求和的條件。但在金人的堅持下，最後，宋人於金章宗泰和八年(西元 1208 年)六月，以誅韓侂胄，獻其首級於金元帥府，雙方君主改稱伯侄，歲幣銀絹各增至三十萬，犒金軍錢三百萬貫等為條件下，金章宗才同意罷兵，²²雙方恢復和平關係。

宋與蒙古，一前一後、一南一北對金國用兵；雖然宋軍北攻失利，但是蒙、宋的先後攻金邊境，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金人的軍事力量。安全廢立夏主時，蒙古早已撤軍，但威脅仍在；金宋戰事雖處於停戰狀態，但尚未正式議和。金國在外有蒙古的潛在威脅，以及金宋對立的情形下，自然不願再對外生事，因此金章宗對夏國內部宮廷政變一事決定不再干預。

金章宗泰和六年(西元 1206 年)，鐵木真統一蒙古諸部，被尊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後，有意出師攻金，以尚有內顧之憂，缺乏勝算的把握而作罷。《蒙兀兒史紀》關於此事的記載如下：

²⁰ 《宋史紀事本末》，卷 83，〈北伐更盟〉，頁 1513。

²¹ 《金史》，卷 12，〈章宗本紀四〉，頁 282。

²² 《宋史紀事本末》，卷 83，〈北伐更盟〉，頁 1515。

至是金降將來，具言金主璟肆虐狀，始會議伐之。然以客列亦、乃蠻、蔑兒乞諸部才滅，餘孽在逃；漠北新附，反側未安，南伐有內顧之憂，未敢輕動也。²³

攻金之舉雖未成行，然是年夏國內部宮廷政變所引發的政局動盪，為蒙古的再度攻夏製造大好機會。

金章宗泰和七年(西元 1207 年)九月，成吉思汗「以西夏有貳心，不納貢」²⁴，再度興兵攻入夏國，攻取夏國東北國境，位於今河套地區的政治軍事重鎮斡羅孩城²⁵，並於附近四出剽掠。五個月後，蒙軍因糧盡放棄該城，引兵北還。²⁶

蒙軍攻入斡羅孩城後，並未順道大舉南下進攻夏國首都中興府，顯示其軍事行動，仍應屬於掠奪與試探性質為主；而夏主安全面對蒙軍的攻擊，相較於昔日純佑的態度，則較為積極，主動集結「右廂朝順軍司」的諸路軍隊加以抵抗。夏國此時國力雖已大幅衰退，但應仍有相當程度的自我防衛實力，因此蒙古軍隊在沒有絕對把握的情形下，不再冒然進軍，遂以糧盡撤兵北返。然而，蒙軍更大規模的攻夏軍事行動正在蘊釀之中，夏國正一步步地陷入危險的泥淖中而不自知。

泰和八年(西元 1208 年)十一月，金章宗去世，因乏子嗣，元妃李氏等按章宗旨意立其叔完顏永濟為帝，是為金衛紹王。由於衛紹王對夏外交政策失當，在位期間，金夏關係遂從和平轉為長期武裝衝突。

金衛紹王初即位，遣使招諭蒙古，不但未能得到蒙古的善意回應，反而招致成吉思汗的蔑視。《金史·衛紹王本紀》記載：

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受拜。帝(按：指成吉思汗)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²⁷

²³ 《蒙兀兒史紀》，卷 3，頁 110。

²⁴ 《蒙兀兒史紀》，卷 3，頁 111。

²⁵ 「斡羅孩城」又作「兀刺孩城」、「兀刺海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中後旗境內狼山。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403。

²⁶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92。

²⁷ 《元史》，卷 1，〈太祖本紀〉，頁 15。按：文中的「允濟」即完顏永濟。金章宗時，避顯宗諱，詔改允濟為永濟。參見《金史》，卷 13，〈衛紹王本紀〉，頁 289。

於是成吉思汗更加積極準備進攻金國的軍事行動。

在蒙古正式攻金之前，避免夏國來自側翼的牽制，以及防備蒙古大舉攻金時的後顧之憂，是成吉思汗的重要戰略考量，因此蒙軍發動第三次攻夏戰役。《西夏書事》記載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宋寧宗嘉定二年，西元 1209 年)三月，蒙軍攻夏的原因與經過：

金叛人李藻、田廣明等勸蒙古伐金。蒙古主恐夏國議其後，先舉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刺海關口入河西(按：指今黃河河套地區)。

28

顯然成吉思汗此次攻夏的軍事行動係有備而來，且志在必得。

蒙軍初入夏國境內時，夏主安全派遣世子李承禎以及大都督府令公高逸率大軍五萬前去抵禦，結果大敗，高逸戰敗被服不屈而死。接著兀刺海城為蒙軍包圍而投降，太傅西璧氏於兀刺海城巷戰中被俘。²⁹

緊接著七月爆發了關係首都中興府安危的「克夷門之役」³⁰。夏國名將嵬名令公率領的五萬夏軍，於是役中因小勝而輕敵，為蒙軍設伏所大敗，嵬名令公兵敗被俘。最後蒙軍直抵中興府城下，展開包圍戰，是為「第一次中興府戰役」。³¹

蒙軍包圍中興府月餘因屢攻不破，因此築堤防，引暴漲河水灌入城內，造成居民死傷慘重。夏主安全於是遣使向金求援，金國大臣一致主張金夏兩國唇亡齒寒，應一起合作以對抗蒙古。《西夏書事》記載金國群臣的意見如下：

西夏若亡，蒙古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³²

然而，短視的金衛紹王卻認為：「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

²⁸ 《西夏書事》，卷 40，頁 1297。

²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297~1298。

³⁰ 「克夷門」約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州石嘴山東北賀蘭山一處山口。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81。

³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298~1299。

³²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0。

³³於是決定坐視不救。最後夏主安全於十二月，被迫向蒙古納女請和，與蒙古訂定羞辱的城下之盟。³⁴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西元 1209 年)的「第一次中興府戰役」，蒙軍的目的，較之先前兩次，有著很大的不同。前兩次出兵係以試探、掠奪為主，而此次出兵，則是蒙古大規模攻金前的前置軍事行動。此一戰役的成敗，牽動著日後蒙古對金的用兵。由於戰事的順利與夏國的請和，蒙古解決了未來攻金時，來自側翼的牽制與威脅，遂有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成吉思汗親率蒙古大軍，大舉進攻金國的軍事行動。

³³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0。

³⁴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1。

第二節 後期金夏戰爭

自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夏國興兵進攻金國河東北路的葭州(今陝西省佳縣)開始，迄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宣宗去世為止，金夏雙方展開長達十四年的報復與反報復戰爭。分析兩國之間的戰事，夏國採積極攻勢，金國則主要採取消極的防禦守勢為主。但自金宣宗貞祐三年(宋寧宗嘉定八年，西元 1215 年)起，金國也開始萌生報復夏人的企圖，有意興兵攻入夏國，但遲至金宣宗興定三年(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西元 1219 年)與翌年，金軍才分別成功地攻入夏國東南邊境的隆州(今陝西省靖邊縣之東南)與宥州³⁵。

以下，分別就「夏攻金」，與「金的報復」等兩方面加以探討。

壹、夏攻金

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八月，夏主安全在收拾完蒙軍進攻後所留下殘局後，「怒金不發援兵」³⁶，因此發兵萬餘騎進攻金國河東北路地區，位於黃河西岸，與夏國府州相鄰的軍事重鎮葭州，揭開十三世紀初，「後期金夏戰爭」的序幕。雖然夏軍最後為金將慶山奴所擊退，但金夏的和平關係正式破裂，宗藩體制宣告瓦解。往後兩國的戰爭，由於蒙古與宋國不同程度的介入，更使得兩國邊境戰事愈演愈烈，而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宋寧宗嘉定四年，西元 1211 年)七月，夏國內部又發生政變。夏主安全被廢，宗室齊王遵頊繼位，是為神宗。次月，廢主安全便因不明原因去世。³⁷這次政變再度突顯出十二世紀末以來，宗室內部嚴重的矛盾與衝突，也間接反映出夏國政局的日趨動盪。

遵頊乃齊王彥忠之子，安全之族子。仁孝在位時期，彥忠因為「才器英敏，善騎射，饒武略，遇事敢為」³⁸，而為任得敬所忌，貶守涼州。任得敬被誅後，彥忠被詔入擔任馬步軍太尉。彥忠子遵頊因為「端重明

³⁵ 宥州在今陝西省靖邊縣東。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93。

³⁶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2。

³⁷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3~1304。

³⁸ 《西夏書事》，卷 39，頁 1278。

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工隸篆。」³⁹於金章宗泰和三年(西元 1203 年)三月，夏主純佑廷試進士時，唱名第一，狀元及第。⁴⁰因此純佑令其世襲父親的齊王爵位，不久之後，更提拔為「大都督府主」。

夏主李遵頊繼位之際，適逢蒙古大舉興兵攻金。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四月以來，蒙軍大舉伐金。西路蒙軍為成吉思汗的諸子所率領，從汪谷部出發，連下西京路的淨州(今內蒙古自治區四子王旗附近)、豐州(按：與夏國豐州同名而不同地，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之東)、雲內、東勝、武州、翔州等地。東路蒙軍則於九月的會河堡之役，擊潰由千家奴、胡沙虎⁴¹所率領的四十萬金國主力部隊，蒙軍先鋒部隊突破居庸關，兵臨金國首都中都燕京城下。

夏主遵頊繼續執行報復金國的政策，利用蒙軍攻金，金兵屢敗之際，發動攻金邊境戰役。

進攻金國以圖報復，導致金夏捲入長期戰爭，國力相互耗損，究竟是夏主安全，抑或遵頊的決定？這一點，清代吳廣成先生認為：

安全，…又復私懷小忿，尋難同盟，遵頊承之，禍連不解，殫其民力、竭其資財。兩世窮兵，干戈自及。⁴²

由於夏主安全在位時期，只對金發動一場進攻葭州的報復性戰役，之後便遭罷黜，無從得知其外交政策只是進攻葭州洩恨而已？或有意持續性地攻金以報復金國？抑或除報復外，有意採取一連串的攻金邊境軍事行動以佔領土地、掠奪資源？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自夏主遵頊繼位以來，趁蒙古連續攻金，陸續佔領黃河以北廣大土地之際，連年伺機興兵攻入金國，則是不爭的事實。

一、原因

蒙古崛起以來，金夏兩國從相互聲援的友好關係，一變成爲兵戎

³⁹ 同前註。

⁴⁰ 《西夏紀》，卷 27，頁 637。

⁴¹ 胡沙虎，《金史》中又做胡沙、紇石烈執中、忽沙虎。

⁴²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98。

相見之局，主因與夏國主動興兵攻金有關，觀夏國攻金的原因，《宋史紀事本末·金好之絕》論道：

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⁴³

其實，金夏宗藩關係建立以來，曾數次爆發兵戎相見，並非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已於前文述及。且這段評論也只點出金夏交惡的關鍵因素而已，並未確切說出金夏持續交惡與互戰的真正原因。

分析夏國攻金的原因，歸納有下列三點：一是政治上報復金國未能善盡宗主國之責；二是軍事上收復故土與擴張領土的企圖；三是經濟上掠奪資源以補充國內經濟需求。

以下分別就上述三點原因分析之。

(一)政治上報復金國未善盡宗主國之責

金魏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09 年)「第一次中興府之役」時，夏國遣使向金求援，金衛紹王反而坐視不救，是為導致金夏交惡的關鍵因素。

金國當時為夏國與蒙古的宗主國，對於藩屬國之間的相互爭戰，有責任加以調解；如調解不成，則理應出兵援助被侵略國以抵抗侵略，或直接興師討伐侵略國。觀金衛紹王所言，則是將夏國與蒙古，一同視為金的敵國；讓敵國相互攻打，削減彼此實力，正可以減輕金國的外在威脅。但金國當時為東亞國際盟主，豈可放棄宗主國的責任而置藩屬國的安危於不顧？金衛紹王此舉，只會招來宋、夏、蒙古等國的鄙視而已。

以當時金國內部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日趨嚴重，外則蒙古威脅與日俱增，再加上與夏國交惡，無疑讓金國的處境更加艱困而已。

⁴³ 《宋史紀事本末》，卷 86，〈金好之絕〉，頁 1523。

(二)軍事上收復故土與擴張領土的企圖

擴張領土，為党項民族自十一世紀建國前以來，一貫的立場。而擴張領土的背後動機，則與鞏固國防安全，擴大經濟上賦稅與勞動力來源，補充軍事戰鬥力的需求有關。

十二世紀前期，金夏建立宗藩關係的關鍵因素，除金國以武力脅迫外，就是金以土地為餌，誘夏國放棄對遼主的效忠。宋金戰爭期間，金國得以數次與夏國締結同盟的原因，便是對夏國允諾割地、畫界。而宋金戰爭時期夏國獲得的領土中，金肅軍、河清軍、豐州、府州，以及黃河北岸積石等地，與鞏固邊防有關，其餘的領土則主要是北宋時期的失地。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攻金，揭開「蒙金戰爭」的序幕。由於蒙金戰爭屬於蒙古民族對外征服戰爭中的一環，蒙軍扮演主動且積極的角色，金國只是被動地抵禦蒙軍的攻勢而已。因此，在蒙軍不斷對周遭民族發動戰爭的情形下，蒙金戰事斷斷續續地進行；而蒙軍攻金之際，則提供夏軍進攻金國邊境的絕佳時機。

觀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以迄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寧宗嘉定十六年，西元 1223 年)，夏國進攻金國的軍事行動，近則攻打金夏交界地區，例如金國河東北路的葭州，陝西地區的綏德州、延安府、保安州、環州、慶陽府、鎮戎州、會州、蘭州、河州、積石州；遠則進攻陝西內陸的邠州、涇州、平涼、定西城、鞏州、臨洮府等大城。

其中，夏國屢次進攻的必爭之地有下列七處：葭州、會州、蘭州、平涼府、定西城、鞏州與臨洮府等。茲根據相關史書記載，並參閱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宋遼金時期〉的相關地圖內容，將上述地區的重要性，以及夏軍對該地區的軍事行動分述於後。

1、葭州

葭州本名晉寧軍，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西元 1182 年)，升為晉寧州，大定二十四年(西元 1184 年)，更名為葭州。⁴⁴檢視《金史·地理志》中已無麟州行政區，且所載葭州轄下堡砦，包含舊日宋國時期晉寧軍與

⁴⁴ 《金史》卷 26，地理志下，頁 632。

部份麟州的堡砦。因此，推論葭州行政區的由來，乃昔日晉寧軍與部份麟州的轄區合併而成。⁴⁵

北宋時期，夏國即曾多次出兵宋國晉寧軍。金熙宗皇統二年(西元 1142 年)，金將豐、府二州統治權歸夏國，麟州、晉寧軍則由金國繼續統治。

葭州的北方即為夏國所控制的府州，且兩州同位於黃河西岸。對金夏而言，形成相互箝制的作用。北宋時期，夏國在距離晉寧軍不遠之處設有「左廂神勇軍司」與「祥佑軍司」，屯駐大批軍隊以防備之。金國統治黃河流域後，夏國上述該二軍司依然存在

自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金夏和平關係破裂後，葭州地區再次成為夏軍主要爭奪目標之一。夏軍進攻葭州的戰役有四次，分別是：(1)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八月；(2)金衛紹王崇慶二年(宋寧宗嘉定五年，西元 1212 年)十二月；(3)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三月至四月的「通秦砦之役」。上述三次戰役夏軍均未能如願。(4)金宣宗興定五年(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西元 1221 年)十月，蒙夏聯軍攻陷葭州，但卻置於蒙軍的統治下，反而對夏國構成嚴重威脅。

2、會州

會州位於陝西西北的金夏交界處。北宋時期，此地原為夏國領土，宋神宗元豐四年(西元 1081 年)「靈州之役」時，宦官李憲取得了蘭州與會州之地，夏人從此失去此兩處軍事要地；金滅北宋後，金國繼續統治該兩地。會州因地處蘭州與德順、平涼的交通要衝，往南可通往金國在陝西西部的軍事重鎮鞏州城，是金國在陝西西部防範夏國的第一道防

⁴⁵ 《宋史》，卷 86，《地理志二·河東路》，頁 2135 記載：「麟州，…縣一：新秦。…有神堂、靜羌二砦、慧寧、鎮川二堡。銀城有屈野川，五原塞，銀城、神木、建寧三砦，肅定、神木、通津、關干四堡。連谷有屈野川、橫陽堡。大和砦，…大和堡。…」又同卷頁 2137~2138 記載：「晉寧軍，…東至剋胡砦隔河五里，南至吳堡砦一百七十里，西至神泉砦二十五里，北至通秦砦二十里。領縣二：定胡，…臨泉。…神泉砦…，三交堡，…烏龍砦，…通秦砦，…寧河砦，…彌川砦，…通秦堡，…寧河堡，…彌川堡，…靖川堡，…。」

而《金史》，卷 26，《地理志下》，頁 632 則記載：「葭州，…。本晉寧軍，貞元元年(按：1153 年)隸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為晉寧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黃河西，興定二年(按：1218 年)五月以河東殘破，改隸延安府。戶八千八百六十四。寨八、堡九：神泉寨、永祚堡、烏龍寨、康定堡、寧河寨、寧河堡、太和寨、神木寨、通津堡、彌川寨、護川堡、強川堡、清川堡、通秦寨、通秦堡、晉安堡、吳堡寨。以上皆在黃河西，臨西夏界。」

線。

夏軍進攻會州的戰役有兩次，分別是：金宣宗貞祐元年(宋寧宗嘉定六年，西元 1213 年)十一月，失利；金宣宗興定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西元 1220 年)八月，攻陷會州。至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一月，金國才收復該城。

3、蘭州

蘭州原屬於夏國領土，北宋後期與會州同為宋軍所奪。北宋滅亡後歸金國統治。蘭州由於地處金國臨洮路之積石與河、湟地區的咽喉，又緊鄰兩國邊界，夏國一直希望能收復與控制該城。

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十一月，蘭州城脫離金國控制直至夏國滅亡為止。

4、平涼府

平涼位居涇水上游，居金國陝西地區的核心地帶，為軍事重鎮，順涇水而下先後可達涇州、邠州、乾州與京兆府。

夏軍攻平涼的戰役有兩次，分別是：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四月，失利；金宣宗貞祐元年(西元 1213 年)十二月，攻陷該城。

5、定西城(今甘肅省定西縣之南)

定西城地居會州、蘭州通往鞏州的必經要道，對金而言，為防衛鞏州城的北方軍事重鎮。對夏國而言，則是進攻鞏州的前哨站。

歸納夏軍對定西城發動的戰役有四次，分別是：(1)金宣宗貞祐四年(宋寧宗嘉定九年，西元 1216 年)十一月；(2)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八月；(3)興定四年九月；(4)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但上述諸戰役夏軍均告失利。

6、鞏州

鞏州爲陝西西部的軍政中心，位於臨洮路的東南境，東聯鳳翔府路的秦州，爲金國關中地區與積石、蘭州、臨洮府等地聯繫的交通要衝，金宣宗興定三年(宋寧宗嘉定十年，西元 1217 年)，以陝西行省都元帥僕散端之建議，設置「元帥府」⁴⁶於此，遂成爲金國在陝西西部的軍事重心。如能佔領此地，便可切斷金國與陝西西部的聯繫，夏國因此志在必得。

歸納夏軍發動的鞏州城戰役有三次，分別是：金宣宗貞祐元年(西元 1213 年)十一月，攻陷之。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九月發連續動兩次戰役，其中第二次且爲夏宋聯軍，但結果均告失利。

6、臨洮府

臨洮府爲陝西西部臨洮路的政治中心。臨洮路距離關中甚遠，又緊鄰夏國積石地區，易爲夏軍所襲。臨洮府因居臨洮路的咽喉，北通蘭州，西通積石州；東連定西城與鞏州。夏國如能控制該城，則可切斷積石州與金國的聯繫，並使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十一月以來脫離金國控制的蘭州城擺脫金軍的威脅。

歸納夏軍圍攻臨洮府的戰役有兩次：金宣宗貞祐三年(1215 年)十月，雖攻陷，但大肆擄掠後棄城而去。金宣宗貞祐三年(1215 年)十二月，再次攻之則告失利。

綜觀此時期夏攻金的軍事行動，雖然不時出現掠奪邊境的人口、牲畜與財物，但從下列三點觀之，夏國有強烈收復昔日失地，及進一步佔領金國領土的企圖。

第一、進攻蘭州、會州，乃收復北宋時期的失土。

第二、夏軍於攻陷金國部份的堡寨、城鎮後，有時並未立即撤退，而是俟金國將領率兵來戰時方才撤兵；且有少數幾個重鎮，夏軍仍持續派重兵駐守以對抗金兵，直至城陷爲止。例如金宣宗貞祐元年(西元 1213 年)十一月，夏軍於攻陷鞏州城後，派兵駐守的「鹽井故城」；金宣宗興

⁴⁶ 《金史》，卷 101，〈僕散端傳〉，頁 2233。

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四月，夏軍第二度佔領的葭州「通秦砦」；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八月夏軍佔領的「會州城」；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正月，夏軍所攻陷金國最西邊的軍事重鎮「大通城」。

上述夏軍所佔領的城鎮與堡砦，最後均被金軍以武力奪回。例如駐守鹽井故城的三百名夏軍，於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十月，為金將伐宋觀察使楊沃野，與左都監白撒率兵五千所襲殺而全部陣亡。葭州的通秦砦，最後於當月被金國元帥左都監慶山奴所攻陷，夏兵被斬人數多達五千人。會州城的夏國守軍數百人，於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一月，在被金將郭蝦蟇射死多人的情形下，懼而出降。積石地區的大通城則於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二月為金軍所奪回，守城夏軍三千餘人被殺，而守黃河浮橋的七千夏軍，被金軍擊殺過半，溺河死者不計其數。

第三、夏國於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20 年)八月佔領會州城後，接著在兩個月內連續發動兩次「定西城之役」與兩次「鞏州之役」，欲佔領鞏州城以切斷金國與陝西西部的聯繫，其對金國積石、臨洮與河洮地區的領土野心不在話下。

第四、從夏軍進攻金國陝西地區的臨洮、鞏州、平涼、涇州、邠州等地加以分析，這些府、州均非位於邊境，而是陝西內陸的大城，為地方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重心。一方面人口、財物較邊區豐裕；另一方面，金國均屯駐重兵。因此，一旦佔領這些地區，不但能確保夏國佔領金國邊境地區堡寨的安全，以進一步掠奪金國的資源外，更能對金國在陝西南部的兩大軍事、政治重心---鳳翔府與京兆府構成威脅，進而動搖金國在陝西的統治。因此，夏國數次不惜遠道進攻這些地區，分析其動機即在於此。

觀夏國此時期收復故土與擴張領土的企圖多未能如願的原因，一方面固與夏軍戰鬥力早已急劇衰退有關，面對蒙軍的進攻，自保尚且不足，如何能大規模且持續地進攻金國？另一方面，金國陝西將領的用命及戰略得宜，則是夏軍遭受挫敗的另一重要因素。

(三)經濟上掠奪資源補充國內經濟需求

分析蒙古崛起後，夏國國內經濟問題日趨嚴重的原因，一是蒙軍

進攻所造成的破壞。蒙軍對夏國所發動的軍事行動，對夏國地方經濟生產造成嚴重的破壞；也同時造成夏國人力、牲畜與財物的大量損失。二是夏國採取「附蒙攻金」的外交策略，導致金夏長期對立與衝突；金國為報復夏人，採取關閉榷場貿易的經濟制裁，後來則全面斷絕經濟與政治往來，夏國統治階級喪失了重要經濟物資的來源。三是夏國長期興兵攻金的負面影響。夏國長期動員大批軍隊攻金，除耗費龐大的經費外，戰爭的傷亡，更造成勞動力短缺；而長期徵調民間物資以支援作戰，更影響民生經濟的發展。四是夏國統治階層生活之日益奢靡與腐敗，對夏國的經濟負擔，更是雪上加霜。

金夏戰爭爆發初期，夏國尚例行性地遣使賀正⁴⁷，繼續與金國維持尚存的使館貿易，以獲取統治階級所需的經濟物資；而攻金的同時，也趁機掠奪金國邊境城鎮堡砦的勞動力、牲畜與財物；尤其是當金國全面中斷雙方的經貿往來後，掠奪金國邊境的資源，便成為補充夏國經濟需求的主要管道。因此，吳天墀先生對於十三世紀夏對金所發動的長期戰爭，稱之為：「…一系列的旨在進行經濟掠奪的戰爭」⁴⁸。

綜合上述，可知夏國統治者安全，以及繼位者遵頊之興兵攻金，其實有著多重層面的考量。蒙古以強大武力崛起於漠北後，夏國置身於蒙古武力的挫敗與威脅下；而宗主國金國對其處境又坐視不救。如何突破此逆境，成為夏國統治者的思考重點。如果繼續維持宗藩體制，在金國無意出兵相助的情形下，夏國只能任憑蒙軍宰割。但如果屈服於蒙古，配合蒙古的要求，則尚有苟延殘喘的機會，並可趁機收復故土與擴張領土，與掠奪金國邊境的資源。因此短期內採取臣服於蒙古以進攻金國的「附蒙攻金」策略，讓夏國暫時獲得喘息與整備內部的機會，以避免蒙軍短期內的再度進攻，對夏國而言，似乎是「兩弊取其輕」的權宜之計。

二、攻金方式與經過

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夏主安全興兵進攻葭州，揭開「後期金夏戰爭」的序幕。此後，夏國幾乎無歲不興兵攻金。為期十四年之久的金夏戰事，大致可以金宣宗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九月作為分

⁴⁷ 《金史》，卷 62，〈交聘表下〉，衛紹王「大安三年」條、「崇慶元年」條，頁 1481。大安三年為西元 1211 年，崇慶元年為西元 1212 年。

⁴⁸ 吳天墀《西夏史稿》(增訂本)，頁 110。

界線。前期從大安二年以迄貞祐三年八月，夏軍大致居於優勢。後期則自貞祐三年九月以迄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二月，兩國不再交戰為止，金國大致居於上風。

觀此時期夏國進攻金國的戰事，依軍力的組成，可區分為下列三種用兵模式：一、夏獨自攻金；二、夏聯蒙古攻金；三、夏聯宋攻金。茲分述於後。

(一)夏獨自攻金

獨自興兵攻金，為「後期金夏戰爭」爆發以來，夏國最常採用的用兵模式。而趁金國遭逢內憂外患之際，更是夏國最常利用的時機。由於蒙金戰爭屬於蒙古向外征服戰爭的一環而已，因此並非持續進行。夏軍雖常趁蒙軍攻金之際，進攻金國邊境，但由於夏攻金的軍事行動具有連續性，因此常未隨著蒙軍戰事的停止而告歇，而是持續進行中。

茲以金國遭逢內憂外患，作為分期依據，將史書中所記載夏國獨自攻金的戰事經過，分為七個時期，分述於後。

1、第一期

起自金衛紹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四月，以迄金衛紹王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十二月。

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四月以來，成吉思汗率領蒙軍大舉攻金，相繼攻陷黃河以北地區。夏主遵頊得知金兵屢敗的消息後，大舉派兵進攻陝西州縣。

夏軍大舉出動，兵分二路，西路夏軍進攻陝西東路內陸要城邠州、涇州與平涼，東路夏軍則進攻金國西京路的東勝州。

西路夏軍為數五萬直接越過金夏邊境，攻陷慶原路南方的邠州、涇州。兩州位於陝西內陸，南距京兆府與鳳翔府不遠。夏軍只要據邠州順涇水南下，即可窺金國陝西地區的政治重心京兆府。金陝西東路轉運使

事韓玉因此傳檄州郡、鼓舞士氣，旬日募兵得萬餘人，擊敗夏軍，「獲牛馬千餘」。⁴⁹

西路夏軍遭敗績後，轉攻平涼府，爆發「第一次平涼府之役」。韓玉率金兵與夏軍戰於「北原」，因「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⁵⁰平涼府化險為夷。

東路夏軍為數五萬，進攻金國西京路的東勝州。東勝州位於金國西北邊境的黃河北岸，離夏國國境不遠。東勝州的黃河對岸即為夏國的金肅與河清二軍。東勝州與天德軍，同為金國防範夏國東北邊境的重鎮。夏國的軍事行動，最後被金國西南路馬軍萬戶紇石烈鶴壽所突圍，夏軍乃解去。⁵¹

夏主遵頊此次趁蒙軍進逼金國中都燕京所發動的軍事行動，從動員兵力至少十萬人以上，以及進攻地區深及陝西內陸大城來看，顯然絕非邊境的騷擾及掠奪而已，在某種程度上，有佔領陝西內陸城鎮與領土的野心。而東勝州的戰事，因位於黃河北岸，軍事行動必須克服跨越黃河天險的後勤補給問題，因此在圍攻戰事被金將突圍後，立即撤退。

夏國雖興兵進攻金國，但外交上依舊遣使如金，因此，《金史·交聘表》記載金衛紹王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夏國仍遣使赴金賀正旦。⁵²面對夏軍的攻邊，金國雖已停止遣使赴夏橫賜與賀生日，但由於對蒙軍的抵抗失利，因此，金衛紹王仍於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三月，遣使冊封遵頊為「夏國王」；夏主遵頊亦依例於是年十二月，「遣使如金謝封冊」⁵³。但就在金國遣使冊封遵頊的同時，夏國卻同時發兵進攻河東北路的葭州，被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所擊退，是為「第二次葭州之役」。是役反映出夏主遵頊對金國又拉又打之兩面政策，也可窺知夏國對於葭州地區志在必得。

2、第二期

起自金衛紹王至寧元年(西元 1213 年)春天，以迄金宣宗貞祐三年

⁴⁹ 《金史》，卷 110，〈韓玉傳〉，頁 2429。

⁵⁰ 同前註。

⁵¹ 《金史》，卷 122，〈忠義傳二·紇石烈鶴壽〉，頁 2688。

⁵² 《金史》，卷 62，〈交聘表下〉，頁 1481。

⁵³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9。

(西元 1215 年)二月。

至寧元年(西元 1213 年)起，夏主遵頊利用金國先後發生「糺軍」叛變、宮廷政變，以及蒙軍的進攻，陸續派兵進攻金國陝西西部。何以蒙軍在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撤兵之後，短時間內又再度興兵侵金？其原因，與金國內部發生宮廷政變有關。

金衛紹王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金國內部發生「糺軍」將領契丹人耶律留哥叛變。耶律留哥乃金國北邊千戶，於隆安、韓州(今遼寧省四平市之北)起兵反金自立，募兵至十餘萬，後來投降於蒙古。金衛紹王派完顏承裕領兵六十萬往征，耶律留哥在蒙古軍隊的配合下，於迪吉離兒大敗金將胡沙虎。至寧元年(西元 1213 年)八月，金國內部發生宮廷政變，胡沙虎廢衛紹王，完顏珣被擁立為帝，是為今宣宗，並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⁵⁴；接著又發生權臣朮虎高琪殺胡沙虎，專擅朝政的情形。

成吉思汗聞金國發生政變，立即下令兵分三道攻入金國。蒙軍勢如破竹，連下黃河北岸之地，並包圍中都燕京。在屢攻燕京不克的情形下，成吉思汗遣使招諭，金宣宗乃遣使議和，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條件：「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⁵⁵金蒙達成和議。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三月，蒙軍帶著擄獲的金帛財物、馬匹、人口，撤軍北歸，金宣宗為表達對蒙古的臣服以避免引來猜忌，派丞相完顏暉(福興)送成吉思汗出居庸關。

蒙古撤軍後，金宣宗立即於是年五月下令遷都汴京。以太子完顏守忠、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左副元帥抹撚盡忠等留守中都，親率宗室、百官南遷。

趁金國內憂外患紛紛泄至之際，夏主遵頊自金衛紹王至寧元年(西元 1213 年)年初起，即不斷派兵進攻陝西地區。鑒於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深入陝西內陸府州失敗的教訓，夏軍此次出兵，對於陝西東部，以騷擾州城及擄掠人畜為主；對陝西西部，則以佔領城鎮土地為主。

金衛紹王至寧元年(西元 1213 年)春天，夏軍攻陷金國慶原路最南方的邠州，擄走邠州官吏及投降的靖難軍節度使尙郃國公主駙馬都尉烏

⁵⁴ 由於西元 1213 年金國先後出現兩個年號，因此，本文對於是年正月至八月所發生的史事，記載為金衛紹王至寧元年；是年九月已迄十二月，則記載為金宣宗貞祐元年。

⁵⁵ 《元史》，卷 1，〈太祖本紀〉，頁 17。

林答琳。⁵⁶六月，攻破鄜延路西北與夏交界的邊防重鎮保安州，殺其刺史；並往西攻破慶原路東北與夏國接壤的另一邊防重鎮慶陽府，殺同知府事，知慶陽府蒲察鄭留出兵力戰，夏軍乃引歸。⁵⁷

在劫掠陝西東部頗為順遂的情形下，金宣宗貞祐元年(西元 1213 年)十一月以來，夏軍將主力向西轉移至陝西西部的鳳翔路與臨洮路，以佔領軍事要地為目標。夏軍兵分兩路，東路以兵數萬攻陷陝西西部的軍事重心鞏州城，是為「第一次鞏州城之役」。分析夏軍得以攻陷此城的原因，乃金國陝西地區的守軍被調往黃河北岸抵禦蒙軍，造成秦隴一帶防務空虛有關。金彰德軍節度使夾谷守中雖據城堅守，最後仍被夏軍攻陷，守城官兵大多投降，夾谷守中拒降被俘。⁵⁸

西路夏軍則進攻金國陝西西北邊境的會州，但戰事甚為不順。先是為金都統徒單醜兒、副都統烏古論長壽擊敗於窄土峽；夏軍走東關堡，又為金兵所敗。⁵⁹

是年十二月，夏軍再度出師，仍延續以往對陝西東部採取劫掠為主的戰略。在相繼攻陷鎮戎、涇州、邠州，大肆擄掠之後，集結大軍包圍平涼府，是為「第二次平涼府之役」。《西夏紀》記載：

時平涼新被蒙古兵，夏兵復往攻，陝西按察副使盧庸與知平涼府蒲察鄭留團士兵，招潰卒，竭力守禦。矢盡，庸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竟不能克。⁶⁰

夏軍攻城不克，於是將在鞏州城俘獲的夾谷守中押至城下，以招降守城金兵。守中佯為答應，至城下則高喊：「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⁶¹夏兵大怒，殺守中，並盡全力攻城，金兵戰至箭盡糧絕，城乃陷。

金宣宗貞祐二年(宋寧宗嘉定七年，西元 1214 年)，夏國一度遣使欲聯合南宋共同對金用兵，由於未獲南宋和州置制使董居誼的答覆，因此自是年秋天以來，又開始獨自興兵攻金；為製造此次對金國用兵藉口，夏主遵頊於先前「令歸國人喬成賚書于金，言邊吏侵掠，乞加禁戢。」

⁵⁶ 《西夏紀》，卷 27，頁 639。

⁵⁷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09~1310。

⁵⁸ 《西夏紀》，卷 627，頁 639。

⁵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0~1311。

⁶⁰ 《西夏紀》，卷 27，頁 640。

⁶¹ 《金史》，卷 121，〈忠義傳一·夾谷守中〉，頁 2642。

⁶²但金宣宗認為這只是夏人的飾辭而不予回應，並透過外交途徑詰責夏國。

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秋天，夏軍兵分數路，劫掠陝西邊境的州縣，包含慶原路的慶陽府、原州；鄜延路的延安府；臨洮路最西側的積石州等。

是年十一月，金國蘭州譯人程陳僧聚眾叛變，與金國官軍互有勝負。遵頊派兵三千人助之，於是蘭州城脫離金國的控制，⁶³而與夏國同盟，金國則遲未能收復該城。

金宣宗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正月，夏軍掠奪武延川⁶⁴地區，引來「金邊吏亦稍侵夏境以報。」⁶⁵夏主遵頊以此為藉口興兵攻環州。金宣宗起初還息事寧人，「命治邊吏罪以謝」⁶⁶遵頊不接受，更發兵圍積石州，以及位於河州北方金夏交界處的安鄉關(今甘肅省永靖西南方)，均為金兵所拒。⁶⁷

3、第三期

起自金宣宗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五月，以迄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十月。

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五月，蒙古發兵攻陷金國中都，黃河以北地區再度遭受蒙古騎兵掃蕩。九月，以蘭州攻防戰為導火線，夏軍又掀起大規模攻金行動。由於金國已於去年遷都汴京，並自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八月以來開始加強京兆(長安)北方的軍事與防禦力量，夏國此次的攻擊目標於是轉向陝西西路的臨洮路與鳳翔路，尤其是臨洮路的臨洮府、鞏州，與鳳翔路的秦州。

先是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九月爆發「蘭州城攻防戰」。金國派河州提轄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伐因得夏兵援助而控制蘭州城

⁶²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4。

⁶³ 同前註。

⁶⁴ 「武延川」為流經今寧夏回族自治州西吉縣白城子鄉小河。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85。

⁶⁵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5。

⁶⁶ 同前註。

⁶⁷ 《西夏紀》，卷 27，頁 642。

的程陳僧。夏主遵頊親率大軍赴援，與金兵互戰，並趁機襲破蘭州城西邊的西關堡；但在包圍附近的第五將城時，則為金將楊萬戶所拒；但金軍仍未能收復蘭州城。

是年十月，夏軍往南圍攻臨洮府，爆發「第一次臨洮府之役」。為牽制金國陝西兵力，夏軍持續以往的戰略，採取兩線作戰。

東線夏軍進攻陝西東部鄜延路邊境的保安州與延安府，以牽制部分金兵，但均為金國守將所敗。⁶⁸西線的夏軍，則以右廂精兵八萬，全力圍攻臨洮府，金國陝西副使完顏胡失剌率軍前來救援，於渭源堡(今甘肅渭源)為夏國伏兵所敗而被執。⁶⁹在外援斷絕的情形下，臨洮府終為夏軍所攻陷。但夏軍在大肆擄掠後，隨即棄城而去。知臨洮府陀滿胡土門因此趁機修復其城。⁷⁰

十一月以來，夏軍繼續分東、西兩線，進攻金國陝西地區。東線夏軍進攻延安府的克戎寨、綏平寨等地，均為金國守軍所敗。西線夏軍進攻位於臨洮府東方，鞏州西境的熟羊寨，但被陝西副統軍移剌塔不也所破。⁷¹

由於攻金行動的失利，在程陳僧的遣使建議下，十二月，夏主遵頊遣兵八萬配合程陳僧的軍隊圍攻臨洮府，而爆發「第二次臨洮府之役」。為牽制金國援軍，夏軍控制鞏州城通往臨洮府的交通要道渭源堡，同時出兵圍攻位於臨洮府西鄰，河州城東境的定羌(寨)，但為金國守將蒲刺都所擊潰。臨洮府被圍達半月，將發生糧荒，但知府陀滿胡土門激勵戰士，並且用兵有方，終於獲險為夷。《金史·陀滿胡土門傳》記載：

陀滿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⁷²

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八月以來，夏主遵頊仍繼續採行「東西兩線」作戰策略，分別從陝西西部，以及陝西東北方攻入金國，使金國守軍兵多備分，無法集中兵力予夏軍有力的還擊。八月，東線夏軍攻

⁶⁸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3。

⁶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7。

⁷⁰ 同前註。

⁷¹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4。

⁷² 《金史》，卷 123，〈陀滿胡土門傳〉，頁 2687。

入延安府的安塞堡(今陝西省安塞之西北)，爲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先後敗於安塞堡與鄜州的倉曲谷；⁷³西線夏軍，則爲陝西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先後敗於結耶觜川與車兒堡。⁷⁴

觀此時期的金夏戰事，陝西東部地區在金將的用命與士兵的團結下，屢挫來犯的夏軍，致使夏軍無所穫；而陝西西部地區，夏軍與金軍互有勝負，但夏軍則遲未能擴大佔領區域。

4、第四期

起自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十一月，以迄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三月。

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十一月，夏主遵頊趁著蒙夏聯軍屢敗金兵，並推進至汴京外圍的汝州(今河南省臨汝)之際，派遣四萬騎兵，包圍鞏州城北方的定西城，且「輦致攻具」⁷⁵，志在必得，是爲「第一次定西城之役」。定西城之役由於關係鞏州城的安危，在金國將領的用命下，提控赤盞合喜，與節度使楊幹烈等大敗夏軍，「斬首二千餘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⁷⁶

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十二月，金宣宗二度興起進攻夏國的報復計畫，但爲夏軍所拒，無功而返。翌年(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正月，宣宗第三度興起攻夏的計畫，因胥鼎的勸阻而作罷。⁷⁷就在此時，由於蒙古將注意力轉移至西方，對金的威脅漸減；而金國內部開始出現攻宋以弭補失地的聲音。

5、第五期

起自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四月，以迄金宣宗興定三年(西

⁷³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1。

⁷⁴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3。

⁷⁵ 《金史》，卷 113，〈赤盞合喜傳〉，頁 2493。

⁷⁶ 同前註。

⁷⁷ 有關金軍伐夏的經過，請參見本節第貳小節「金的報復」之「一、攻入夏國邊境」的相關內容敘述。

元 1219 年)五月。

自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 1205 年)蒙金河東戰役，以及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西元 1211 年)「蒙金戰爭」相繼爆發以來，蒙古因將目標置於南方的夏、金等政權上，導致北方草原西部地區原先為蒙古所征服的部族開始蠢蠢欲動。曾被成吉思汗征服的乃蠻部，其王子古出魯克奪取西遼的政權，對蒙古構成威脅。而阿爾泰山南北以及葉尼塞河上游被蒙古征服的諸部又相繼反叛，特別是與蒙古有世仇的部落，準備招撫舊部，聯合對抗蒙古。此一重大情勢的轉變，迫使成吉思汗不得不暫時放下經略中原之志，將軍事目標轉移至西方。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成吉思汗率領蒙軍全力西征。此次西征，幾乎集結蒙古絕大部份的精銳武力，一些屬國也奉命派兵隨從。

成吉思汗西征的同時，將中原戰事委交木華黎主持，只留下部分兵力予之，故中原蒙軍主要劫掠河北與陝西地區，不敢輕易進攻河南，金國河南地區所受正面壓力大為減輕。金宣宗因此不顧群臣之力主與宋維持和平關係，反而採納朮虎高琪的攻宋之議，以補償與蒙古作戰中，土地與財力、物力的損失。

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四月，金宣宗以「宋歲幣不至」⁷⁸為由，命陝西守將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經略南邊，大有斬獲。六月，「以宋遣兵數犯境，及歲幣不至，詔諭沿邊罪宋。」⁷⁹正式揭開蒙金戰爭影響下，金攻宋戰事的序幕。十一月，「詔唐、鄧、蔡州行元帥府舉兵伐宋」⁸⁰，同時遣陝西行省胥鼎自關隴出師。胥鼎一方面雖分兵自秦、鞏、鳳翔三路並進，另一方面則認為時機不宜，因此上書「諫伐宋。」⁸¹金宣宗將其建言交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⁸²金宋戰事在今宣宗的執意下，因此擴大。金國乃深陷於對宋、夏兩國的戰事紛擾而無法自拔。

金宋戰事爆發後，金國日益深陷於戰事中，夏主遵頊趁機興兵進攻金國。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五月，夏軍進攻金國邊境的大北岔，為都統紇石烈豬狗所敗。⁸³金宣宗見夏國趁金攻宋之際興兵攻金，為避免攻宋戰事受到夏軍的牽制，並防範夏夏結盟，而於是年五月，燃

⁷⁸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28。

⁷⁹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30。

⁸⁰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33。

⁸¹ 同前註。

⁸² 《金史》，卷 108，〈胥鼎傳〉，頁 2380。

⁸³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3。

起「欲與夏議和」⁸⁴的想法。但因屯駐延安的右都監慶山奴上奏：「夏國絕不肯和，徒見欺耳。」⁸⁵而未付諸行動。夏主遵頊似乎也有謀和之意，因為金國從所捕獲夏國的諜者口中得知：「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⁸⁶。但由於金宣宗對夏人的戒心，仍下令邊境防務不宜鬆懈。

際此金攻宋戰事日益擴大，金國雖有意與夏議和，卻又督促邊境防務不得鬆懈，令夏主遵頊頗為不悅。適逢蘭州地區爆發金國守軍聯合夏人背叛金國一事，遵頊派兵支援，欲擴大對蘭州地區的控制權。然夏兵未及赴蘭州地區，叛亂已平息，夏兵乃無功而返。⁸⁷

緊接著七月至九月，夏軍相繼進犯黃鶴岔、羊狼寨⁸⁸、安定堡、馬家平、克戎寨等⁸⁹，皆為金國邊將所敗。十月，金將伐宋觀察使楊沃野，與左都監白撒率兵五千襲殺佔據鞏州鹽井故城的夏軍三百人。⁹⁰

夏軍不斷進攻金國邊境，造成後方防務空虛，予中原蒙軍有機可乘。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十二月，留在中原的蒙軍大舉攻入夏國，直抵中興府，是為「第二次中興府之役」。夏主遵頊命太子德任留守中興府，自行出走西平府(靈州)避難。⁹¹不久後，夏國遣使向蒙古請降，蒙古方才撤兵。

分析「第二次中興府之役」，蒙軍攻夏，直抵夏國首都中興府城下，且在夏國請降後立即撤軍，其目標應不在消滅夏國，而是具有濃厚的警告意味。《西夏書事》記載：

夏與蒙古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為役屬。繼徵發日多，不堪奔命，禮意漸疎。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

⁹²

⁸⁴ 同前註。

⁸⁵ 同前註。

⁸⁶ 同前註。

⁸⁷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30。

⁸⁸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31。

⁸⁹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4。

⁹⁰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8。

⁹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9，原文記載為「西涼」。吳天墀《西夏史稿》，頁 124 則記載「出奔西京」。吳天墀並括弧說明：「西夏稱興、靈為東西二京，西京即靈州；或作西涼。」本文採納吳天墀的說法。

⁹²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9。按：「夏與蒙古納女請降」，指 1209 年第一次中興府之役，夏主安全向金納女請降一事。而文中的「蒙古主」，由於成吉思汗已率大軍西征，因此應是指木華黎。

有關留在中原地區的蒙軍發動「第二次中興府之役」的原因，《蒙兀兒史記》則記載道：

是歲，汗征西夏兵從征撒兒塔兀，不應，遂伐西夏。⁹³

《蒙古祕史》一書，對於第二次中興府之役的原因，則有較多的論述：

成吉思合罕(西)征時，使人去對西夏的不兒罕說：「你不是說過做我的右手嗎？現在我要去征討撒兒塔兀勒，報復切斷我黃金繩索之仇。你做我的右翼出兵！」使者去到那裡，不兒罕說話之前，阿沙敢不說：「力量不夠，怎麼能夠為合罕？」不發援兵，卻說了這樣大話，打發使者回來。成吉思合罕說：「阿沙敢不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先去征討他，是應該的吧？然而因為決定去征討另一個地方，這一次不理他。長生天佑護，勝利回來，那時一定去征討！」⁹⁴

綜合上述各種論述，分析蒙軍發動「第二次中興府之役」的動機有下列三點。第一，軍事上，為避免夏國趁蒙古本部空虛，聯合其他被蒙古征服的諸部、其他民族一同反叛，因此以兵力威逼中興府城下，迫夏主遵頊請降，以解除後顧之憂；第二，政治上，為了報復西征前，蒙古使者至夏國徵調軍隊遭到夏國朝臣阿沙敢不的無禮對待，以及懲罰夏國未能派軍配合西征。第三、經濟上，透過徵調夏國的民力、物力與財力，補充中原蒙軍的軍力，並間接達到削弱夏國的目的。⁹⁵

此後，夏主遵頊多次配合蒙古的徵調，並派軍偕同進攻金國。因此往後數年，金夏戰事依舊連綿不斷，而夏與蒙古之間則出現短暫的和平。

「第二次中興府之役」後，夏國雖多方配合蒙軍的行動，但外交上對金國的強硬態度已略有改變。因為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西元 1209 年)對蒙古稱臣以來，並未能使夏國擺脫蒙軍的威脅；又蒙古常征調夏

⁹³ 《蒙兀兒史記》，卷 3，〈成吉思汗本紀下〉，頁 135。

⁹⁴ 達木丁蘇隆編譯《蒙古祕史》，〈第十一章 出征金國、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幹魯速惕〉，頁 256。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 蒙兀兒史記並附編三種」第三冊，台北：鼎文書局，1994 年。按文中的「不兒罕」係指夏主遵頊。

⁹⁵ 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頁 276。

軍與物資助戰。夏國既受制於蒙古，攻金又屢為金軍所敗；且金夏兩國的榷場貿易自交戰以來，已遭關閉，加上蒙夏戰事與金夏戰爭的接連不斷，更使夏國國內經濟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國用匱乏，經濟問題日益嚴重。

金宣宗興定二年(西元 1218 年)三月，與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二月，夏主遵頊兩次致書金國，表達談和之意。

興定二年(西元 1218 年)三月，夏國的請和，與夏主遵頊接納樞密都承旨蘇寅孫的建言有關。蘇寅孫「見遵頊與金構兵，數勸修好共拒蒙古，至以涕泣爭。」⁹⁶因此遵頊遣書向金國請和並乞恢復貿易。《金史·西夏傳》記載：

右都監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頊，非邊吏所敢專者。」朝廷不以為然。⁹⁷

金國朝臣最後仍拒絕夏國恢復舊盟與互市之請；請和的希望落空後，夏主遵頊繼續攻金邊境。

夏軍繼續以往採取東、西兩線攻金的戰略。是年五月，在「第三次夏聯蒙古攻金」行動中，進攻廊延地區失利後，夏軍轉而獨自從西線攻金。同年七月與十一月，蘭州轄境內的龕谷⁹⁸之役與質孤堡之役，夏軍均為金將夾古瑞所敗。⁹⁹

由於進攻金國戰事失利，因此夏主遵頊於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二月，再度遣使與金國謀和，但又被金國所拒。《金史·宣宗紀》記載：

左元帥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辭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安民之言，詔尚書省議之。宰臣曰：「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疆場。此文正緩我耳，宜嚴備禦，以破奸計。」上然其言。¹⁰⁰

⁹⁶ 《西夏書事》，卷 41，1331。

⁹⁷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4。

⁹⁸ 龕谷又作龕谷寨，亦作康古寨，金甘肅省榆中縣小康營。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97。

⁹⁹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33。

¹⁰⁰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43。

分析金國君臣兩度拒絕夏國的請和原因，有下列幾點：第一、夏國經常對金玩弄兩面手法，令金國君臣對於夏國請和誠意感到質疑。第二、由於此時蒙古正全力西征，留在中原的蒙軍因兵力有限，只在黃河北岸及陝西地區從事掠奪性的戰爭，不敢輕易進攻黃河南岸地區，金國正面所受威脅大為減輕；第三、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十二月「第二次中興府之役」，夏國為蒙軍所重挫，並再度簽訂城下之盟，自然對夏國的攻金行動造成牽制。第四、金國已於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閏三月，暫時結束攻宋戰事，「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為兵者。」¹⁰¹因此更能集中力量在陝西地區防備夏國，以及攻入夏國邊境以報復夏國，因此對夏國的請和決定不予以理會。

第二度向金請和遭到拒絕，夏主遵頊除了繼續攻金以報復金國外，並於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的三月與十二月，兩度遣使至宋國四川地區，力促夏宋聯合攻金。這段期間，夏金兩國正相互展開攻擊對方州縣的戰事。夏軍攻金行動中，以葭州「通秦砦」的爭奪戰最為激烈。閏三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¹⁰²但夏軍旋棄之而歸。四月，遵頊又派兵二萬騎破通秦砦，後為金國葭州提控納合買住所敗，棄砦而走。但不久後夏軍又回師佔領之。最後金國元帥左都監慶山奴親自率兵來攻，「夏兵被斬五千級，餘眾由葭蘆川遁回。」¹⁰³

6、第六期

起自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六月，以迄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九月。

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六月，陝西地區發生地震，延安地區邊境威戎砦¹⁰⁴城牆嚴重頽圮，夏主遵頊趁機往襲，但在金國知威戎事商衡率領蕃部土豪努力守禦下，夏軍力攻七日仍無法攻下。¹⁰⁵

¹⁰¹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44。

¹⁰²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44。

¹⁰³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36。

¹⁰⁴ 威戎城在今陝西省子洲縣西大理河北岸。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91。

¹⁰⁵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37。

自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三月，金國第二度拒絕夏人的請和後，金夏雙方歷經「葭州通秦砦爭奪戰」、隆州之役、威戎砦之役；夏國在積極遣使至南宋要求聯兵攻金的同時，卻又於十一月主動釋放羈押多年的金國前嵐州倉使張祐¹⁰⁶。在夏對金又打又拉，並企圖聯宋抗金的政策交互運用下，金宣宗終於對夏國昔日的請和有了善意回應。十二月，金宣宗移文夏國，文中提到：

且聞牆猶可禦侮，況同舟何患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¹⁰⁷

然而，翌年(西元 1220 年)二月，金宣宗卻以「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¹⁰⁸顯然雙方談和的誠意並不夠，才會在移書的措詞上發生衝突，於是金夏兩國又回到戰爭狀態。

為報復金國移書的折辱，夏主遵頊於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二月，攻邊境的鎮戎軍，數日才解去。¹⁰⁹四月，進攻陝西西北，會州邊境的新泉城，先後為金國提控烏古論世顯敗於鹿兒原、都統王定敗於新泉城。¹¹⁰

鑑於夏國求和卻語出不遜，又興兵攻邊，金宣宗決定痛懲夏國。於是爆發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五月，金軍主動攻入夏國境內的「宥州神堆府之役」。¹¹¹

為報復金國的來攻，是年八月，夏主遵頊遣軍萬眾圍攻會州，且志在必得，在夏軍併力攻城的情形下，城破，同知平涼府事郭祿大及其弟郭蝦蟆俱被擒¹¹²，守將烏古論世顯則降於夏。

會州城為夏軍所攻陷，等於未夏國打開通往鞏州與秦州的通道，金國在陝西西部的軍事重心鞏州城受到嚴重威脅，間接影響金國能否有效地控制臨洮路。金宣宗因而有意與夏國談和，遂「詔有司移文議和」

¹⁰⁶ 同前註。

¹⁰⁷ 《西夏紀》，卷 27，頁 652。

¹⁰⁸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4。

¹⁰⁹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39。

¹¹⁰ 《金史》，卷 113，〈赤盞合喜傳〉，頁 2493。

¹¹¹ 「宥州神堆府之役」，詳見後文「夏聯蒙古攻金」的內容敘述。

¹¹² 《金史》，卷 124，〈郭蝦蟆傳〉，頁 2708。郭祿大兄弟被擒後，誓死不屈，因此被囚禁。同卷頁 2709 記載：「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祿大竟為所殺，蝦蟆獨拔歸，…遂遷蝦蟆官兩階，受同知蘭州軍州事。」

¹¹³。然而，此時夏軍正陶醉於戰勝的氣氛中，且計畫更大舉的攻金行動，對於金國之移文謀和，並不予以理會。

緊接著金夏雙方於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八月至九月間，分別發生兩次著名的「定西城之役」與「鞏州城之役」。

夏軍破會州後，以三萬人進犯會州通往蘭州的必經要塞龕谷，但為金國守將夾古瑞所敗。¹¹⁴夏軍乃轉往東南，進攻鞏州城北方的要塞定西城，爆發「第二次定西城之役」。金國守將烏古論長壽不顧夏人以殺其弟烏古論世顯為要脅，偕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溫敦永昌分兵出戰，「夏兵退走，失馬仗甚眾。」¹¹⁵

九月，夏軍再度圍攻定西城，且兵分三路以牽制赴援的金軍，是為「第三次定西城之役」。東路夏軍進攻陝西東北邊境的綏平寨、安定堡；中路夏軍進攻秦州西北方，鄰近定西城的西寧縣，西路夏軍則往臨洮府方向移動，但為烏古論長壽在定西險地所伏擊，「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¹¹⁶。但中路夏軍此時已攻破西寧，於是中、西路夏軍會合，再度包圍定西城，聲勢甚為浩大。烏古論長壽數次出戰不利，於是退守定西城內，「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眾」¹¹⁷夏軍乃解去。

夏軍敗去後，心有所未甘，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向夏主遵頊建議：

鞏州，帥府所在，破鞏州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下。¹¹⁸

遵頊遂決定不理會定西城，於是派遣樞密使甯子寧、嵬名公輔率二十萬大軍攻鞏州，是為「第二次鞏州城之役」。由於鞏州城為金國防範四川宋軍的軍事重鎮之一，而此戰役同時也關係到金國能否繼續控有臨洮、積石、河洮地區。對此，夏軍志在必得，金軍也不敢掉以輕心。結果，夏軍為金國行元帥府事赤盞合喜所敗，夏將劉打、甲玉被俘。¹¹⁹

夏軍在「第二次鞏州城之役」出師不利的情形下，於是督促宋朝

¹¹³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5。

¹¹⁴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4。

¹¹⁵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2。

¹¹⁶ 《金史》，卷 103，〈烏古論長壽傳〉，頁 2273。

¹¹⁷ 同前註。

¹¹⁸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3。

¹¹⁹ 《金史》，卷 113，〈赤盞合喜傳〉，頁 2493。

盡速出兵履行盟約。於是宋軍出師與夏軍會師於鞏州城下，揭開「第三次鞏州城之役」。結果夏軍大敗，撤退時又遭金軍伏擊而死傷慘重，宋軍見夏軍撤退，也只好撤軍。¹²⁰

「第三次鞏州城之役」後，夏主仍不放棄繼續興兵攻金。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十二月，夏國出兵數萬進攻綏德州，駐紮在拄天山的左、右翼的夏軍，為金國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與提控樊澤等所敗¹²¹。

夏國自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八月佔領會州城後，往西威脅金國蘭州與積石地區，往東威脅平涼府，往南則直接威脅鞏州。為確保陝西西部的國防安全，會州的收復勢在必行，因此金國先加強會州城附近城砦之防務。《金史·西夏傳》記載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正月，金國樞密院加強會州城附近地區防務的報告：

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廊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¹²²

如金人所料，夏軍果然來犯。二月，夏軍入侵搜崑堡，為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所破¹²³；三月，夏人因金國叛人竇趙兒之招誘，入據來羌城，為金將李朮魯合所收復¹²⁴。

7、第七期

起自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十月，以迄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二月，宣宗去世，哀宗繼位為止。

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二月以來，金國積極展開攻宋的軍事部署，並再度發動攻宋戰爭。此後金宋雙方一來一往，互有勝負。木華黎所率領的蒙軍則於是年十月以來，縱橫於金國陝西東路一帶。夏主遵頊聞金

¹²⁰ 詳見後文「夏聯宋攻金」的內容敘述。

¹²¹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7。

¹²²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5。

¹²³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4。

¹²⁴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8。來羌城在今甘肅省臨夏縣西北。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83。

國欲利用積石一帶的蕃族興兵進攻夏國興州(按：首都中興府)與靈州(按：即西平府)，因此趁金宋戰事與蒙軍劫掠陝西東部的時機，派大軍數十萬進攻陝西西路的積石、蘭州與定西城，但被金國守將郭蝦蟆、白撒等所敗。¹²⁵然而，金國積石地區最西邊，位於金夏交界處，地處黃河南岸的大通城，則於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正月，為夏軍所攻陷。¹²⁶

夏軍攻陷大通城後，於黃河河面上架起浮橋，打算長期佔領並「以窺鄜延」¹²⁷。金宣宗知其嚴重性，執意要收復此城。陝西西路行省請朝廷以厚賞方式，招募河西諸蕃部族寺僧，共同圖謀收復。¹²⁸於是金宣宗令河西的蕃部寺僧進入大通城內充當內應。¹²⁹

金宣宗此時的計畫，不只志在收復該城而已，並希望奪取浮橋，渡河進入夏國境內，佔領夏國積石地區，甚至直驅西涼(按：即西涼府，金甘肅省武威)，瓦解夏國西部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並對夏軍的軍事行動造成牽制。這是自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金夏交兵以來，金對夏所展現最強烈的企圖心。但就戰術的應用上，為牽制部分夏軍的行動，因此金軍兵分兩路，東路由「(完顏)合達出環州」¹³⁰以牽制夏國援軍，而主力部隊所在的西路，由白撒自鎮戎出兵至臨洮。

白撒派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率領所部西進，在「踏南寺」與千餘夏軍相遇，金兵逐走夏軍，進圍大通城，並分派軍隊奪取黃河上的浮橋。金兵與守浮橋的七千名夏軍展開激戰，夏軍被殺者近半，溺河死者不計其數。殘存夏軍焚毀浮橋，逃回夏國境內。由於浮橋被焚，金兵無法渡河，只得回師，合攻大通城。城破，守城夏軍三千餘人被殺。金兵奪回大通城後，「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¹³¹金軍原先計劃進軍溪哥路及西涼，「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¹³²河、湟一帶金國州縣所受的威脅，終於暫告解除。

大通城戰役，夏軍雖然損失慘重，但是，夏主遵頊仍繼續窮兵黷

¹²⁵ 《西夏紀》，卷 27，頁 658。

¹²⁶ 《西夏紀》，卷 27，頁 659。

¹²⁷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3。按：大通城位於金國陝西地區的極西邊境，鄰近黃河，距離陝西東路的鄜延地區甚為遙遠，故此說有待商榷。

¹²⁸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1。

¹²⁹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3。

¹³⁰ 《金史》，卷 113，〈白撒傳〉，頁 2486。

¹³¹ 同前註。

¹³² 同前註。

武，進攻金國邊境。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三月，夏軍數千騎攻入金國邊境，為提控李師林敗於永木嶺。¹³³九月，金國鞏州提控尼龐古三郎討擊新歸附夏國的蕃族，夏軍欲赴援未及，因此改攻破德順，進掠寧安寨與神林堡等堡寨。¹³⁴十二月，夏軍攻入蘭州境內，為金國蘭州提控唐括昉敗於質孤堡。¹³⁵

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六月，金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有意趁該年二月「臨洮府之役」，金軍大敗蒙夏聯軍之後，趁機攻夏以示懲戒，但陝西行省元帥白撒以為不可，認為此時「惟宜繕兵為備」¹³⁶。適逢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遵頊見機，於是派遣萬騎，攻之十餘日，擄獲人民五千餘，牛羊雜畜無算。¹³⁷

是年七月，夏國進攻金國積石州，境內的蕃族多降於夏。¹³⁸是役為見於史書記載，夏攻金，同時也是後期金夏戰爭的最後一場戰役。其後，夏主遵頊雖仍執意攻金，例如同年十月，不顧國內先後發生旱災，以及蒙軍圍攻夏國積石州，依然點集全國十二監軍司的兵力，企圖進攻金國鞏州城；但以國內群臣的反對、國力的疲憊不堪，加上蒙古強大武力的潛在威脅而作罷，並於年十二月，讓位與太子德旺。

德旺於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二月繼位後，思考夏國的未來，不再繼承其父親之「附蒙攻金」策略，決定與金國修好，聯合金國共同對抗蒙古。同月，金宣宗病逝，太子完顏守緒繼位，是為金哀宗。金哀宗一改金宣宗之與宋、夏為敵的外交策略，決定與兩國修好，共同對抗蒙古。金夏兩國的敵對關係至此逐漸宣告結束，終於露出和平曙光。

¹³³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4。

¹³⁴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5~1356。

¹³⁵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4。

《西夏書事》，卷 41，頁 1856 記載：1222 年 12 月，「蒙古約夏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陝西，至質孤堡，與蘭州提控唐括昉兵戰，不勝。」然查閱頁《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4 的記載：「十二月，大元以大軍攻鳳翔。」又查閱《蒙兀兒史記》卷 3，〈成吉思汗本紀下〉，頁 153 的記載：「十一月，...木合黎(按：即木華黎)拔同州，遂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固守，不下。...都元帥蒙古不花攻鳳翔不克。十二月，木合黎自將攻之，仍不克。」可見此時木華黎正率蒙軍全力攻打鳳翔府城，蒙夏約兵進攻蘭州質孤堡一事，應為《西夏書事》所誤記。《西夏紀》卷 27，頁 660 的記載便採取《金史·宣宗紀》的說法，今從《金史·宣宗本紀》的說法。

¹³⁶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60。

¹³⁷ 同前註。

¹³⁸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6。

(二)夏聯蒙古攻金

後期金夏戰爭期間，夏聯蒙古攻金的軍事行動大致有六次，可以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十二月的「第二次中興府之役」分爲前、後期。前期主要爲夏國主動聯合或配合蒙軍，其背景與夏軍獨自攻金失利有關，因此主動權大致操之於夏人；後期則主要爲蒙軍所迫與徵調，被動地偕同蒙軍進攻金國，失去主動性，而淪爲被動的腳色。

夏軍最早聯合蒙軍攻金，發生於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八月。當時，夏軍分東西兩路獨自攻金，東路夏軍攻入延安府安塞堡，西路夏軍攻入陝西西部的結耶觜川與車兒堡，但均爲金兵所敗。這時，蒙古軍隊也開始攻入金國陝西地區，目的是經由陝西進入河南，以趨汴京。夏主遵頊於是展開聯合蒙軍進攻金國的計畫，是爲「第一次夏聯蒙古攻金」。這次夏蒙聯軍的目標則是沿陝西與河東地區南下進入潼關，轉而向東趨汴京。因此「遣人與蒙古連兵攻延安、代州等郡，殺經略使奧屯醜和尚。」¹³⁹

是年十月，蒙夏聯軍已破潼關，向東指向汝州。金國「河東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趣關、陝，自將平陽精兵援京師。」¹⁴⁰十一月，聯軍進至澠池(今河南澠池縣)，汴京岌岌可危。不久後，華州元帥府收復潼關，斷蒙夏聯軍退路。聯軍「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還。」¹⁴¹汴京城終於化險爲夷。

由於夏軍於同年十一月，趁蒙夏聯軍攻陷澠池、汝州，威脅汴京之際，獨自攻金陝西西路的定西城，爲金軍所大敗，因此繼續執行聯蒙古攻金的計畫。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正月，夏主遵頊以三萬騎從蒙軍自河南的三門析津北渡進犯金國河東南路的軍政中心平陽府，是爲「第二次夏聯蒙古攻金」。

金國河東南路告急，尙書右丞胥鼎傳檄鄰近的絳、解、隰、吉¹⁴²、孟等五州的經略司，最後大敗聯軍，夏軍於撤退途中經過陝西慶原路的

¹³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2。然《金史》，卷 122，〈忠義傳二·奧屯醜和尚〉，頁 2661 則對奧屯醜和尚之死記載較爲清楚：「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顯示奧屯醜和尚戰歿於代州。

¹⁴⁰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20。

¹⁴¹ 《元史》，卷 1，〈太祖本紀〉，頁 19。

¹⁴² 按：此處「吉」應爲「石」之誤。吉州在今江西境內，而石州則位於河東北路的蔚州對岸，河東南路的隰州之北，地緣關係較爲接近平陽府。

寧州，為慶陽總管慶山奴的伏兵所邀擊而敗回。¹⁴³

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年)十二月，由於先前夏國拒絕成吉思汗遣使徵調軍隊與物資隨軍西征，因此留守中原地區的蒙軍發動「第二次中興府之役」，迫夏國求和。此後，在夏聯蒙古攻金的戰爭中，夏國居於被動，淪為受蒙古脅迫，派兵偕同蒙軍作戰。

金宣宗興定二年(西元 1218 年)五月，夏軍步騎三千人引蒙軍由葭州進入鄜延地區，為金國元帥左都監慶山奴敗於馬吉峰，「夏兵被斬數百級，失首領二人。」¹⁴⁴是為「第三次夏聯蒙古攻金」。

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九月，夏宋聯軍所發動的「第三次鞏州城之役」，夏軍損失慘重，於是不再聯合宋國，而是更進一步執行「附蒙攻金」策略，派大軍積極配合蒙軍進攻金國陝西與河東地區；但夏軍也不時獨自興兵攻金。

自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成吉思汗西征以來，留在中原的蒙軍在木華黎率領下，於華北地區展開掠奪戰爭，雖然勝多敗少，但長期下來，軍力消耗不少，於是在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八月與十月，兩次向夏國徵兵，夏主遵頊不敢違抗，因此先後派出數萬人部隊偕同蒙軍攻金。在成吉思汗於金哀宗正大二年(西元 1225 年)正月返抵蒙古之前，徵調夏國軍隊與物資參與蒙軍攻金軍事行動，便成為木華黎的蒙軍，補充兵源與物資的主要方式。

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八月，蒙古太師國王木華黎欲借道夏國境內以攻金國陝右地區，因此自東勝州渡河進入夏國境內，夏國「河西諸堡悉降，遵頊懼，遣監府塔海宴之河南，使塔哥甘普等以兵五萬屬之。」¹⁴⁵在兵力與糧餉均獲得補充後，是年十月，木華黎率領這支蒙夏聯軍攻下金國葭州地區，是為「第四次夏聯蒙古攻金」。蒙古左副元帥石天應瞭解葭州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主張由蒙軍留守統治，極力反對交與夏軍。他提到：

西戎(按：指夏人)離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為限，脫為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

¹⁴³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5。

¹⁴⁴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32。

¹⁴⁵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8。按：文中的「河西」指河套地區；「河南」則是指河套地區的黃河南岸。

將守之。¹⁴⁶

木華黎於是命石天應為權陝西東路行臺都元帥，留守葭州。

蒙軍控制葭州，對夏國的威脅遠大於金國對該地的控制。十三世紀以來，金國由於國勢衰微，控制此一地區只是為河東地區增加一道防線，無意經由此地威脅或進攻夏國。但以蒙軍的強大戰鬥力，昔日尚且數度攻入夏國境內，兩度包圍首都中興府，今蒙軍駐守葭州以箝制夏國，無疑對夏國東部國防構成嚴重威脅。

控有葭州後，木華黎繼續率領蒙軍攻陷綏德州的馬蹄寨與克戎寨，之後又再度向夏國徵兵，夏主遵頊只好遣大將迷僕率軍與木華黎會師。¹⁴⁷

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十一月，夏軍與蒙軍約盟共攻金國延安府的安塞堡，是為「第五次夏聯蒙古攻金」。夏軍在迷僕的率領下先抵達安塞堡外。金國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掌握機先，採取先擊敗夏軍，再對付蒙軍的「先易後難」、「各個擊破」戰略。在蒙軍尚未抵達的情形下，金兵採夜襲戰術，「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¹⁴⁸其後，木華黎率蒙軍攻延安，亦不克。¹⁴⁹

觀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八月以來，木華黎欲進攻金國陝西與河東地區，先後兩次徵調夏國軍隊。夏國第一次出兵五萬，第二次徵調軍隊的人數雖未見記載，但以蒙古對夏國之猜忌，夏主遵頊對蒙古不敢稍有怠慢的情形判斷，應與第一次徵調的人數相去不遠。

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六月，在陝西東部攻城掠地的蒙軍又約夏國共同伐金，且蒙古軍欲自葭州假道夏國境內，以進攻金國陝西地區，夏主遵頊不敢違抗，只好同意。¹⁵⁰十一月，蒙軍單獨發動的「京兆府之役」，因金國守完將完顏合達固守，未能攻克該城¹⁵¹，於是將目標轉往西邊的鳳翔府。十一月與十二月，蒙軍將領斜里吉不花、木華黎先後攻鳳翔府城不克後，木華黎因此徵調夏國軍隊前來赴援，是為「第六

¹⁴⁶ 《西夏紀》，卷 27，頁 657。

¹⁴⁷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1。時間則為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的十月。

¹⁴⁸ 《金史》，卷 112，〈完顏合達傳〉，頁 2465。

¹⁴⁹ 《蒙兀兒史記》，卷 3，〈成吉思汗本紀下〉，頁 148。

¹⁵⁰ 《西夏紀》，卷 27，頁 660。

¹⁵¹ 《蒙兀兒史記》，卷 3，〈成吉思汗本紀下〉，頁 153。

次夏聯蒙古攻金」。

夏主遵頊此次派出十萬步騎偕同蒙軍作戰。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二月，蒙夏聯軍所發動的「鳳翔府之役」，就此展開。是役為夏國歷次聯合蒙古的軍事行動中，動員人數最多的一次，但同時也是夏軍最後一次偕同蒙古攻金。《金史·赤盞合喜傳》記載：

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其營寨，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¹⁵²

金國陝西元帥赤盞合喜以郭蝦蟆總領鳳翔府軍事。這場戰役，蒙夏聯軍雖來勢洶洶，但卻發生戲劇性的變化，而使得金國守軍得以解圍。由於金將郭蝦蟆射箭技術精準，於城上持弓矢射斃坐在壕外胡床上的一名夏國指揮官。夏軍「諸將大駭，知不能克，遂不告木華黎，引眾先歸。」¹⁵³由於夏軍先行撤退，蒙軍最後也只好引退，鳳翔府之圍遂告解除。夏軍不告而先行撤退一事，引來蒙古的不悅，遂有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月，蒙軍圍攻夏國積石州之報復舉動。¹⁵⁴

綜觀夏之聯蒙攻金軍事行動，對蒙古而言，增加戰鬥力與物資來源，對於攻金行動頗有助益；但就夏國而言，一方面主要為蒙古所迫，不得不派軍偕同進攻金國；但夏主或許另有以下列考量：一是蒙古騎兵戰鬥力強，夏軍隨同攻金，軍力耗損與士兵傷亡期能降到最低；二是在偕同蒙軍作戰的過程中，能得到實質利益，例如土地、人口、牲畜與財物等。

事實顯示，夏聯蒙古攻金的結果，事與願違。聯合蒙軍，固然較夏軍獨自攻金的勝算來得大，但並不保證一定就能獲勝；且軍力耗損與士兵傷亡的情形也頗為嚴重。而蒙古對夏國同樣存有猜忌與戒心，即使聯軍獲勝，夏國也未能分得土地與物資。可見夏聯蒙古攻金的政策不但未能得到實質的利益，反而加速國力的損耗，徒為日後成吉思汗滅夏，製造有利的條件。

¹⁵² 《金史》，卷 113，〈赤盞合喜傳〉，頁 2493。

¹⁵³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7。然《西夏書事》將此戰役記載為正月，今根據《金史》的〈宣宗本紀下〉、〈赤盞合喜傳〉，修正為二月。

¹⁵⁴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61。

(三)夏聯宋攻金

見於史書記載，後期金夏戰爭期間，夏國曾多次遣使赴四川地區，欲聯宋攻金，直至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九月，雙方才正式達成聯合出兵攻金之舉，也就是「第三次鞏州城之役」，但結果夏宋聯軍以失敗收場。

後期金夏戰爭期間，夏聯宋攻金的構想始於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三月，金國燕京之圍結束，金蒙達成和議，蒙古撤軍後。為求攻金的勝算，聯蒙古或南宋攻金，是夏主遵頊的外交考量。

金宣宗貞祐二年(宋寧宗嘉定七年，西元 1214 年)七月，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派遣蕃僧滅波把波攜帶蠟丸密信到南宋西和州之宕昌寨¹⁵⁵聯絡，但南宋和州置制使董居誼以「初入蜀，恐其詐，不報訊」¹⁵⁶，而未予答覆。由於夏國未獲得董居誼的答覆，因此是年秋天，獨自興兵數路，攻掠金國邊境州縣。

宋國拒絕夏人聯兵圖謀金國陝西地區之請，是否失策？誠屬見人見智。吳廣成認為：

夏...，而又力弱勢衰不能得志，因思假宋兵以逞其忿，何嘗為中國計哉？...觀日後秦鞏之役，進退無恆。夏可用宋，宋不能用夏，絕之未為不是。¹⁵⁷

觀宋室南渡以來，宋夏兩國歷次的互動關係，便可以得知兩國無法合作的真正原因。

每當夏國與金國關係趨於緊張或爆發衝突時，夏國便祭出拉攏宋國以牽制金國的外交策略，但通常沒有下文；宋國每當有志北伐，企圖光復中原時，便希望聯合夏國以牽制陝西金軍，或佔領陝西地區。但是在金宣宗興定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西元 1220 年)九月「第三次鞏州城之役」前，兩國從未合作成功過，大多數的情形是夏主沒有回應，或是虛應一番了事，頂多只達成外交形式上的結盟。

¹⁵⁵ 宕昌寨約在今甘肅省西和縣境內。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89。

¹⁵⁶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2~1313。

¹⁵⁷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3。

例如金海陵王正隆六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西元 1161 年)金主完顏亮南下攻宋，宋夏兩國一度達成結盟。夏主仁孝趁金宋兩國於陝西地區交兵，又金主完顏亮為部下所弑，國內發生動亂之際，向陝西地區擴張邊境領土。宋將吳玠則擊敗欲自陝西入川的金兵，並派兵北上佔領部分的陝西州軍。最後，因宋軍攻入夏境，佔領夏國邊境領土，導致夏宋結盟破裂，夏國轉而拉攏金國以對抗宋國。此例一則反映出金夏兩國各懷異志未能推心置腹，真誠合作；二則反映出宋、夏兩國在陝西地區，有著難以避免的矛盾與衝突。

金宣宗興定二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西元 1218 年)三月與翌年二月，夏主遵頊兩度向金請和被拒，除了繼續進攻金國邊境外，並於興定三年(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西元 1219 年)三月，遣使至宋，企圖聯宋攻金；宋國雖有意，但以主事者聶子述罷去而沒有結果。《宋史·夏國傳》記載：

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主畏其侵逼，乃遣樞密使都招討甯子寧、忠翼赴蜀閬議夾攻秦、鞏。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焞答書，飭將吏嚴兵以待。…子述尋罷去，焞持議不可輕動，師不可出。¹⁵⁸

金宣宗興定三年(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西元 1219 年)六月，宋朝利州安撫使丁焞致書夏國「約伐金」¹⁵⁹，算是對夏國的聯兵請求，有了善意回應的開始，但宋軍仍未出動。而夏軍獨自攻金的行動，由於屢為金兵所挫，因此於是年十二月，甯子寧「復遣使申前說，且責我(按：指宋國)以失期。」¹⁶⁰宋國四川宣撫使安丙遂同意出師，命令利州副都統程信負責該次軍事行動，並於金宣宗興定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西元 1220 年)五月致書夏主，「定議夾攻金」¹⁶¹，夏宋兩國終於達成軍事盟約。雙方的軍事合作於是年九月展開，聯合出兵圖謀金國陝西西部的軍事重心鞏州城。

先是，是年九月夏國獨自發動「第二次鞏州城之役」失利，於是督促宋朝盡速履行聯合攻金的盟約。宋朝四川宣撫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統程信，監督將領張威、王仕信分道進兵。宋軍攻克鞏州城周邊的來遠鎮

¹⁵⁸ 《宋史》，卷 486，〈外國傳二·夏國下〉，頁 14027。

¹⁵⁹ 《西夏紀》，卷 27，頁 651。

¹⁶⁰ 《宋史》，卷 486〈外國傳二·夏國下〉，頁 14027。

¹⁶¹ 《西夏紀》，卷 27，頁 654。

與鹽川鎮，與夏軍會師於鞏州城下，揭開「第三次鞏州城之役」。這一場戰役，宋夏聯軍聲勢浩大，兩軍相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¹⁶²。《金史·赤盞合喜傳》記載其經過與結果：

合喜督兵博戰，卻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¹⁶³

夏軍既敗，選擇繞經東邊秦州的安遠砦(今甘肅省甘谷之北)退師，為赤盞合喜先前所埋伏的甲兵所伏擊，並遭大肆追殺，死傷慘重。宋軍將領程信見夏軍自安遠砦撤退，欲約夏軍共攻秦州，為夏人所拒，於是自伏羌城(今甘肅省甘谷)撤軍南返。¹⁶⁴

「第三次鞏州城之役」連同不久前夏國獨自發動的「第二次鞏州城之役」，夏國出師二十萬，為金夏戰爭爆發以來動員人力最多的一次。這場戰役對金國而言，關係到能否繼續統治陝西西部，因而激勵守城軍士戰鬥意志，遂得以安然度過危機。

該戰役同時也是自十二世紀金人崛起後，夏宋兩國軍事上空前絕後的合作之舉。自金人崛起後，兩國雖歷經多次的相互遣使與企圖結盟，通常只達成語言與文字上的善意宣示而已，雖一度達成外交結盟，並未有實際的聯合軍事行動。而「第三次鞏州城之役」，則是夏、宋兩國自外交上的結盟，提升至實際的軍事合作行動。而夏宋聯軍的失敗，一方面使夏國戰力大為耗損，無形中更加速夏國的衰亡；另一方面，夏宋之間的結盟，也因為這次戰役的失敗而劃上了句號。

貳、金的報復

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五月以前，金衛紹王與金宣宗對於夏國的攻擊行動，採取被動防禦，並未予以主動還擊。其原因，與蒙軍兩次大舉進攻，國力大幅削弱固然有關，但謹慎處理金夏關係，杜絕夏人用兵的口實，也是金國統治者面對強大的蒙軍威脅時，對於次要敵國的

¹⁶²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4。

¹⁶³ 《金史》，卷 113，〈赤盞合喜傳〉，頁 2493。

¹⁶⁴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4。

一種外交手腕，以避免腹背受敵。但是金國自制行爲，只是引來夏國更積極的進攻而已。

自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五月金國遷都汴京以來，開始積極籌防黃河南岸以及陝西地區的軍務，於是自翌年(西元 1215 年)的九月起，對於夏軍的攻勢開始能有效地加以抵抗，並且逐漸展開報復夏國的軍事行動。

金對夏的報復行動，大致上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由將領直接率軍攻入夏國境內；另一方面是拉攏黃河兩岸積石地區，尤其夏國境內的蕃族以牽制夏軍對陝西西部的軍事行動，並圖謀佔領夏國積石地區。

金國不僅展開攻入夏國的報復計畫與行動而已，自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以來，並開始發動攻宋戰爭，打算自宋國取得因蒙軍攻金所造成的失地之補償。

令人頗爲不解的是，在蒙古的攻勢與武力威脅下，金國不但未能聯合中國境內其他政權共謀對抗以自保，反而展開報復夏國與勁攻宋國的軍事行動。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下列幾點：

第一、就外在因素而言，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三月，蒙金達成和議，成吉思汗率軍撤退，蒙古對金的軍事行動暫告一個段落，雖然翌年蒙軍攻陷燕京，但並未直接對汴京地區展開軍事行動；又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以來，成吉思汗集結蒙古大軍，作大舉西征的準備，並於隨後展開爲期長達七年的西征軍事行動¹⁶⁵。由於只留下木華黎率領爲數不多的蒙軍，在黃河北岸及陝西地區從事掠奪戰爭，對金國河南地區的正面威脅大爲減輕，導致宣宗掉以輕心，對時局做出錯誤的判斷。

第二、就金國內部而言，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三月蒙古撤軍後，宣宗立即於五月遷都汴京，形同放棄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使軍力負擔大爲減輕，金國並得以藉機整頓內部與休養生息。因此，金國除加強汴京城周圍的防禦工事及軍事部署外，爲避免蒙軍及夏軍自陝西地區東向威脅汴京，因此主動加強陝西地區的防務。其中以金宣宗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八月調整陝西的軍事部署，以及同年十月設陝西行尚書省等二事較爲重要。

¹⁶⁵ 成吉思汗自西元 1217 年 8 月率軍西征，1225 年正月返抵蒙古。

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八月，金宣宗下詔加強陝西州縣的防務，並調整陝西地區的軍力佈署。《金史·宣宗紀》記載：

諭陝西，堅守延安、臨洮、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涼、德順、鎮戎、涇原、鄜、坊、邠、寧、乾、耀等處要害。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涼，令宣撫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以統之。更以步騎守沿渭諸津。¹⁶⁶

詔諭中的延安、臨洮、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德順、鎮戎等府州軍，乃位於金夏兩國交界附近的軍事重地，屬於防範夏國的第一道防線；平涼、涇、原、鄜、坊、邠、寧等府州，則位於陝西內陸，屬於第二道防線，其中平涼府因地處陝西的核心地區，位居涇水上游，順河而下依序可達涇州、邠州、乾州、京兆(長安)，夏國如欲威脅關中，則必先控制平涼，因此金國「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平涼」之舉，突顯出平涼府的重要性。邠州為金國陝西地區首府京兆(長安)的西北屏障；乾、耀兩州是京兆府的北方屏障。至於同州，則是京兆的東北方重鎮，並且是鄜延路進入京兆的必經之地。因此，金宣宗命令宣撫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很明顯地在京兆的北方構成一道重要的防線。

陝西按察轉運使盧庸則建議金國應確實在陝西地區實施弓箭手屯田的「且耕且戰」政策，以收嚇阻與防範夏人之效。盧庸在建言中提到：

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阪，無長河大山為之遮罩，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鬥，熟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

¹⁶⁷

金國政府不但未能採納其建言，並罷其官職。¹⁶⁸

盧庸的建言雖未被金國政府採納，但樞密院對於陝西地區的世襲蕃部將領以及弓箭手，則要求政府應予以優待與獎勵，以鼓舞士氣。《金史·宣宗紀》記載金宣宗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九月：

¹⁶⁶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1~312。

¹⁶⁷ 《金史》，卷 92，〈盧庸傳〉，頁 2042。

¹⁶⁸ 《西夏紀》，卷 27，頁 643，引用《金史·盧庸傳》的記載，並補充「金主從之。」然而，查閱《金史》，卷 92，〈盧庸傳〉，頁 2042 的記載，盧庸於上述建言外，「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可見金國主政者並未採納其建言並罷其職，《西夏紀》的內容，顯然部份有誤。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世襲蕃部巡檢，昨與世襲猛安謀克例罷其俸。今邊事方急，宜仍給之，庶獲其用。又西邊弓箭手有才武出眾，獲功未推賞者，令宣撫司覈實以聞。」從之。¹⁶⁹

爲了鼓舞陝西地區的軍士奮勇抵禦夏軍的攻勢，金宣宗並要求陝西宣撫司對於有功士卒，應直接予以升遷。《金史·宣宗紀》記載：

以空名宣敕付陝西宣撫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¹⁷⁰

而爲了加強中央政府對陝西地區的控制，宣宗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十月，宣宗更下令於陝西設行尙書省，由尙書左丞相僕散端兼任都元帥。¹⁷¹

僕散端爲金國晚年重臣，自從主持陝西行尙書省後，一方面派人招誘積石一帶的西蕃民族內附，以牽制夏人。另一方面，則加強陝西行尙書省對陝西地方兵力的指揮權。《金史·宣宗本紀》記載：

以同、華舊屯陝西兵及河南所移步騎舊隸陝西宣撫司者，改隸陝西行省。¹⁷²

僕散端除了以京兆、鳳翔爲軍事重心，派大員駐守外，對於陝西西部，因地處遙遠且諸蕃雜處，爲避免一旦有事，鳳翔府的軍事首長鞭長莫及，因此於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建請朝廷將原先下令的「行元帥府於鳳翔」¹⁷³一事，改爲「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¹⁷⁴。朝廷最後接納其建議，於是鞏州城成爲金國在陝西西路的軍事重心。

由於金國上述政策的實施，陝西地區的防禦力量大爲增強；加上夏國在攻金的同時，也不時遭逢蒙軍的武力攻擊。因此，夏國攻金的軍

¹⁶⁹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2。

¹⁷⁰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3。

¹⁷¹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4。

¹⁷²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4。

¹⁷³ 《金史》，卷 101〈僕散端傳〉，頁 2232。

¹⁷⁴ 同前註。

事行動，漸屈居於下風。

一、攻入夏國邊境

歸納史書上所載金宣宗企圖報復夏人的軍事計劃有七次。第一次是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五月，終以陝西宣撫司的勸諫而放棄。第二次是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閏七月，金軍已分兵數路出動，因聞夏人移軍守備王城中興府，擔心中計而停止軍事行動。第三次是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十二月，因金軍爲夏軍所阻不得進，無功而返。第四次爲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正月，以胥鼎認爲時機不宜而停止出兵計畫。第五次爲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四月，金軍順利出師攻入夏國邊境的隆州。第六次爲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十二月，築城於鎮戎，計劃於翌年的二、三月攻入夏境。結果因夏軍襲攻鎮戎城，攻夏計畫遂告失敗。第七次爲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五月，金軍直接攻入夏國東南方的宥州，並進圍神堆府，大肆擄掠而去。

茲將上述金國七次攻夏的計畫與軍事行動分述於後。

在前述金宣宗君臣企圖報復夏人之前，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正月，金國陝西的地方守軍已一度攻入夏國邊境。《西夏書事》記載：

先是夏兵掠武延川，金邊吏亦稍侵夏境以報。¹⁷⁵

結果引來夏主遵頊以此爲藉口興兵進攻環州。金宣宗一開始息事寧人，「命治邊吏罪以謝」¹⁷⁶遵頊不接受，更發兵圍積石州，並進攻河州北方金夏交界處的安鄉關，但均爲金兵所拒。¹⁷⁷

此後，金宣宗一改消極抵抗策略，有意主動攻夏以報復夏國。《金史·宣宗紀》記載貞祐三年(西元 1215)五月，

謀伐西夏，遣大臣鎮撫京兆。¹⁷⁸

是爲金國第一次攻夏的企圖。但陝西宣撫司認爲：

¹⁷⁵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15。

¹⁷⁶ 同前註。

¹⁷⁷ 《西夏紀》，卷 27，頁 642。

¹⁷⁸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9。

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¹⁷⁹

在陝西當局不認同的情形下，宣宗遂放棄進攻夏國的計畫。

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五月以來，夏主遵頊又計畫進攻金國陝西地區，但為金國所獲知，陝西行省因而嚴加戒備。《金史·宣宗紀》記載：

來遠鎮獲夏諜者陳岳等，知夏人將圖臨洮、鞏州，窺長安，令陝西行省嚴為之備。¹⁸⁰

五月，夏軍先於金夏交界處積石一帶的來羌城黃河河面上修橋以謀攻金，結果為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之，俘馘甚多。」¹⁸¹閏七月，金宣宗決定進攻夏國以示懲戒。其動機固與報復夏國連年的攻擊有關，但導火線則是金國接到夏國移牒，尾處竟署大夏光定六年(按：光定為夏主遵頊的年號)，而不用金國年號一事。金宣宗除退還原牒外，並怒而下令陝西當局北伐，是為金國第二次攻夏計畫。《金史·西夏傳》記載金國此次攻夏行動如下：

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環州。¹⁸²

然而，這場軍事行動，最後因金宣宗聞夏人移軍守備首都中興府，擔心中計而停止。但提控完顏狗兒已抵蘭州西關堡，突襲夏兵於阿彌灣，殺夏軍將士百餘人。¹⁸³

金國第二次的攻夏計畫雖然宣告中止，但此舉無疑使夏國往後的攻金行動有了更有力的口實。此後，夏主遵頊更是積極派兵進攻金國邊境；兩國之間的對立與衝突，短期內更是難以化解。

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年底，蒙夏聯軍進至汝州，謀攻汴

¹⁷⁹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2。

¹⁸⁰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8。

¹⁸¹ 同前註。

¹⁸²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3。

¹⁸³ 同前註。

京城失利，而陝西地區又傳來鞏州境內「第一次定西城之役」，金國守軍大敗夏軍的捷報後，十二月，金國內部再度掀起討伐夏國的聲音，「金宣宗與皇太子議伐西夏」¹⁸⁴，是為金國第三次攻夏計畫。

此次攻夏的行動兵分兩路，左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進攻夏國東南方的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刺荅不也攻夏國正南方的威、靈、安¹⁸⁵、會等州。最後因「遵項分道出兵拒之，金兵不能進。」¹⁸⁶攻夏軍事行動遂無功而返。

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正月，夏軍隨蒙軍進攻河東南路的平陽府，為金兵所敗，撤退中並遭到慶陽總管慶山奴的伏擊。金宣宗再度興起伐夏的計畫。《金史·胥鼎傳》記載：

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
187

是為金國第四次攻夏計畫。但胥鼎認為當以防禦宋國為主，而不贊同攻夏。《金史·胥鼎傳》記載胥鼎之建言：

自北兵(按：指蒙軍)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只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¹⁸⁸

金宣宗接受其建議，於是停止出兵。¹⁸⁹

¹⁸⁴ 同前註。

¹⁸⁵ 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81 認為安州有兩處，一是指鹽州，在今陝西省定邊縣，或是指宋所建的西安州，在今寧夏海源縣安鄉。根據《金史·西夏傳》之內容，安州較接近威、靈、會等州的地緣關係加以判斷，當是指西安州。西安州在金太宗天會四年(西元 1126 年)九月，亦即第二次汴京城之圍期間，為夏軍所佔領。

¹⁸⁶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3。

¹⁸⁷ 《金史》，卷 108，〈胥鼎傳〉，頁 2379。

¹⁸⁸ 《金史》，卷 108，〈胥鼎傳〉，頁 2379。

¹⁸⁹ 《西夏書事》，卷 40，頁 1325，記載同一月，金國陝西元帥右都監完延仲元「請乘此兵勢，出夏國不意；諸道並進，必克興靈。金主命尚書省議之不果。」內容與《金史·胥鼎傳》的記載出入甚大。吳廣成《西夏書事》的內容錄自《金史·西夏傳》，戴錫章《西夏紀》則直接採錄自《金史·胥鼎傳》。查閱《金史》，卷 103，〈完嚴仲元傳〉，頁 2266~2267 的記載，1216 年 10 月，仲元「大概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並未言及 1217 年正月主張出兵伐夏之舉。究竟真相為何，仍尚待查證；但可以肯定的是，1217 年正月，金宣宗有伐夏的企圖，但未付諸實行。

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四月，金夏兩國在葭州通秦砦展開爭奪戰之際，金人不但加強陝西地區的防務與軍力，更攻入夏國東南邊境的隆州(龍州)，以牽制夏軍對通秦砦的軍事行動，是為金國第五次攻夏計畫。《金史·宣宗紀》記載：

選陝西步騎精銳六千人實京兆，…選精銳六萬分屯平涼、涇、邠、乾、耀等州。…以秦州防禦使女奚烈古里間行元帥府於平涼。…以知臨洮府事石蓋合喜(按：即赤蓋合喜)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夏人犯通秦寨，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以搗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官軍擊之，眾潰，進薄城。俄陷其西南隅，會日暮，還。¹⁹⁰

「隆州之役」，乃後期金夏戰爭爆發以來，金國數次計劃攻入夏國均未能如願的情形下，首次成功地攻入夏國境內的軍事行動。由於隆州位於夏國東南邊境上，鄰近金國延安府，因此該役充滿了警告夏人的意味。

然而，「隆州之役」不但未能達到嚇阻與警告夏人的目的，反而導致夏國繼續攻金的報復行動。

為繼續報復夏國的攻擊，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十二月，金宣宗採納邊將的建言，築城於鎮戎，並企圖於翌年的二、三月間，進軍夏國境內。《金史·石蓋女魯歡傳》記載：

興定三年，…十一月，女魯歡上言：「…明年春，當城鎮戎，…徵旁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涼之眾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比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上嘉納焉。¹⁹¹

是為金國第六次攻夏計畫。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二月，夏軍果來攻鎮戎，結果「金師敗績」¹⁹²。石蓋女魯歡欲「領平涼之眾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的大膽構想，遂無疾而終。

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十二月翌年二月，金夏兩國展開和

¹⁹⁰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44~345。

¹⁹¹ 《金史》，卷 116，〈石蓋女魯歡傳〉，頁 2542。

¹⁹²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4。

談，因缺乏互信，加上夏國移語不遜，導致和談破裂，金夏關係又再度回到戰爭狀態。

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宣宗於黃河北岸諸路分封「九公」，對象主要為地方武裝首領，辦法則是「保聚險阻」、「量給之食，授田耕墾，置僑治官撫詢之，壯者教之戰陣。」¹⁹³構成對蒙古的一道防線，暫時減輕金國朝廷在河北地區的軍事負擔。相對地，面對夏國的攻擊行動，金國不但更能有效地加以防禦，更能集中力量報復夏國。

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五月，後期金夏戰爭期間，規模最大的金攻夏軍事行動「宥州神堆府之役」，就此展開，是為金國第七次攻夏計畫，以及第二次成功地攻入夏國的軍事行動。

陝西金兵在元帥左都監慶山奴的率領下，直接攻入夏國東南方的宥州，並進圍神堆府¹⁹⁴。宥州為夏國「嘉寧軍司」所在地，屬於地方軍事重鎮。夏主遵頊遣援師往戰，為慶山奴所大敗，「被斬二千餘級，金兵獲雜畜三千餘而去。」¹⁹⁵為金國第二次成功地攻入夏國的軍事行動，但同時也是金國最後一次進攻夏國的計畫。

從金國趁機擄掠雜畜三千餘觀之，金國此次行動，其實不只政治性之報復與警告而已，也包含掠奪夏國邊境人畜的經濟動機。夏軍的防衛失利，突顯出夏國在長期向外用兵之餘，疏於本土防務的經營。無怪乎面對蒙古騎兵的武力攻擊時，毫無招架能力，只能任憑宰割。

金國為報復夏國所展開的攻夏計畫，雖至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五月的「宥州神堆府之役」的結束而告一段落。但是，收復被夏軍佔領的城鎮，則時時刻刻在進行中。其中以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年春天收復積石州的大通城，以及翌年(西元 1223 年)十一月收復會州城等二事，對金國的陝西地區防務，最具有正面意義。

「大通城之役」已於前文述及。¹⁹⁶金人收復大通城後。金國最西部的積石地區因而轉危為安。

會州城自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八月為夏軍佔領以來，對

¹⁹³ 《金史紀事本末》，卷 43，頁 1990。

¹⁹⁴ 王天順認為神堆府「疑為神堆驛」，在今陝西橫山縣北。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93。

¹⁹⁵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40。

¹⁹⁶ 請參見本章「第二節 後期金夏戰爭」之「壹、夏攻金」的相關內容敘述。

金國陝西西境的積石河洮與臨洮、南方的鞏州、以及東鄰的平涼，構成嚴重威脅。因此，金國鞏州元帥田瑞，與通遠軍節度使郭蝦蟆計畫收復該城。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一月，金國趁夏國內部發生旱災，以及因太子德任與御史中丞梁德懿先後諫言遭到廢黜所引發政局動盪，郭蝦蟆趁機率領五百名騎兵往襲。《金史·郭蝦蟆傳》記載：

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¹⁹⁷

金國收復會州城，不但使鞏州地區所受夏軍的正面威脅宣告解除，也同時穩住金國在陝西西部的統治權。

二、拉攏積石地區蕃族以牽制夏國

分佈在陝西西部黃河兩岸積石地區的西蕃民族，在十三世紀的「後期金夏戰爭」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回顧西元 1160 年代，任得敬執掌夏國政權時期，夏國積石地區的西蕃民族便成為金國所亟於拉攏以牽制夏人的對象。

十三世紀初以來，金國因不斷與周遭的蒙、夏等國交戰，因此不但向善於養馬的西蕃民族購買馬匹以補充戰鬥力，例如金宣宗貞祐二年(西元 1214 年)十月，「詔遣官市木波、西羌馬。」¹⁹⁸；且為謀在陝西西部地區牽制夏軍，也與夏國在此展開外交角力，爭相拉攏西蕃民族以為己助。

金國所招撫的西蕃民族，只有一小部分屬於金國統治區域內尚未歸順的蕃族，大部分居住於夏國境內。由於分佈在夏國境內的蕃族人數頗眾，若能為金國所招撫，不但可以獲得大量的馬匹，善戰的蕃族並有助於增加陝西西部地區的戰鬥與防禦力量，能相對遏止夏軍隊在此地的攻勢。

金夏在積石地區展開拉攏蕃族的競爭始於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當時金夏間的戰事已白熱化。

¹⁹⁷ 《金史》，卷 124，〈忠義傳四·郭蝦蟆〉，頁 2709。

¹⁹⁸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5。

是年四月，金國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的僕散端，積極展開招徠積石地區蕃族的工作。首先是招徠夏國境內的苾黎五族。《金史·僕散端傳》記載：

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苾黎五族都管輕爵兒、積石州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為西方名將。¹⁹⁹

其中汪三郎不僅率其蕃戶來歸，增加了金國陝西西部的勞動力與防禦力；同時進貢羊千頭以示效忠。金宣宗為示好於蕃族，「詔納之，優給其直。」²⁰⁰金國再來則是利用這些蕃族配合金軍，襲擊尚未歸附的夏國境內之瓜黎餘族。《金史·宣宗紀》記載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八月，金國用兵於夏國西蕃民族的軍事行動：

元帥左都監承裔遣其部將納蘭記僧，合葩俄族都管尼厖古，以兵掩襲瓜黎餘族諸蕃帳，屢破之，斬馘士卒，禽其首領，俘獲人畜甚多。²⁰¹

除了金國遣使引誘夏國境內蕃族歸附，並用兵夏國境內的蕃族外，部分夏國境內的蕃族也有主動叛夏歸順金國者。例如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正月歸順金國的福山。《金史·西夏傳》記載：

蕃族福山以俘戶叛降于金，金除福山為同知澤州軍事。²⁰²

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金國陝西將領白撒遣人招徠昔日歸順金國，居於德順、鎮戎之間，但已相繼亡去的蕃族。《金史·白撒傳》記載：

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撈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眾，可以助兵，寧謐一方。…。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²⁰³

¹⁹⁹ 《金史》，卷 101，〈僕散端傳〉，頁 2232。

²⁰⁰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8。

²⁰¹ 《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32。

²⁰²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3。

²⁰³ 《金史》，卷 113，〈白撒傳〉，頁 2485。

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120 年)九月，宋夏聯軍所發動的「第三次鞏州城之役」，夏軍雖大敗而去，但事後金國更積極拉攏積石一帶的蕃族以牽制夏軍，甚至計畫攻入夏國。

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五月，在金國陝西行省白撒的努力下，夏國境內溪哥城(今青海省貴德)²⁰⁴一帶蕃族表示願意歸附金國，且願出兵共同討伐夏國。《金史·白撒傳》記載興定五年五月，

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列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按：即丙離)族首腦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為聲援，勝夏必矣。…」上皆從其請。²⁰⁵

金國利用積石的蕃族，計畫興兵進攻夏國興、靈一事，為夏主遵頊所知悉，因此，夏國先發制人，於金宣宗興定五年(西元 1221 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先發兵數十萬，分三道以攻諸城，金之邊境悉為殘破。」²⁰⁶夏軍此次進攻地區包含蘭州境內的龕谷、積石州，以及鞏州城北方的定西城。但夏軍於定西城之役，為金國同知蘭州軍州事郭蝦蟆所敗。²⁰⁷

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一月，夏軍渡黃河攻陷金國最西境的邊防重鎮大通城，嚴重威脅金國在河湟地區的統治權。金宣宗執意要收復此城。最後金軍大敗夏軍，收回大通城，河湟地區所受的威脅才得以暫告解除。是役，蕃部寺僧扮演進入大通城充當今國內應的間諜角色，對金軍得以順利收回該城，貢獻不小。

然而，也有金國境內少部分蕃族選擇投靠夏國。例如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七月，金國積石地區的部份蕃族「見金兵屢敗，求附夏國，遵頊受之。」²⁰⁸金國蕃族投靠夏國，又對金國河、湟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因此八月間，金軍先發制人，「鞏州提控尼龐古三郎討之，獲羊千口。」²⁰⁹

²⁰⁴ 溪哥城為夏國積石州地區的州治所在，亦即祈安城。

²⁰⁵ 《金史》，卷 113，〈白撒傳〉，頁 2486。

²⁰⁶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2。

²⁰⁷ 《西夏紀》，卷 27，頁 659。

²⁰⁸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5。

²⁰⁹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3。

鑑於金國積極拉攏夏國積石地區蕃族以牽制夏國，並對歸附夏國的蕃族用兵，因此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七月，夏軍展開報復金國的軍事行動，進攻金國積石地區。《金史·宣宗紀》記載：

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通寺僧看逋、昭逋、廝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²¹⁰

然金國陝西地區的將領則不甘示弱，以進攻叛歸夏國的蕃族來報復夏國。《金史·宣宗紀》記載：

陰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夏，元帥夾谷瑞發兵討之，以捷聞。²¹¹

這是史書記載，金夏兩國在積石地區最後一次交手。積石地區的蕃族，在金夏兩國一來一往的報復與反報復戰爭中，生命與財產遭受嚴重的損失。至金哀宗正大四年(西元 1227 年)，成吉思汗攻滅夏國的過程中，同時征服積石地區。從此，黃河兩岸的積石地區，轉而納入蒙古的統治之下。

²¹⁰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6。

²¹¹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7。

第三節 蒙古滅夏與金夏關係的結束

在歷經十四年的長期爭戰後，金國固然國力相對消耗，但夏國因集中力量攻金，更造成人力與物力的大量消損。

金國在後期金夏戰爭期間，雖然損失不如夏國慘重，然而，長期抵禦夏國的進攻外，主動興兵攻宋導致金宋長期交戰，加上蒙軍的劫掠與佔領土地，也使金國俱感疲困。

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二月，金夏兩國均因發生新主嗣位的局面，使得原本交戰的困境露出和平的曙光。兩國的新任統治者均意識到互攻的不智，決定修好以共同對抗蒙古，因此展開遣使往返重建和平關係。

然而，這種和平來得太遲了，長期的戰爭導致兩國國力無法重振，再也無法對付蒙古強大騎兵的攻擊。因此，在金夏和平關係重建後不久，夏國便為蒙古所滅，金夏關係因夏國的滅亡而劃上句號。而七年後，金國亦蹈夏國の後塵，整個華北地區遂納入蒙古的統治下。

壹、和平關係的重建與雙方關係的結束

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二月，蒙夏聯軍發動「鳳翔府之役」失利後，夏主遵頊仍執意攻金。四月，任命太子德任率師攻金。德任諫曰：

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²¹²

在屢諫不聽的情形下，德任因此避太子位，乞為僧，為遵頊囚於靈州。夏主遵頊另遣人為將，領兵出征，但由於國內遭逢旱災，因此未能成行，但遵頊最後廢德任而改立德旺為太子。²¹³

德任希望與金約和的構想，並非只是個人意願，而是夏國境內一

²¹²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58。

²¹³ 《西夏紀》，卷 27，頁 661。

些持重大臣的共同想法。同年十月，遵頊不顧國內先後發生旱災、以及蒙軍圍攻積石州五日的報復行動，整個國內「荒羸殆甚」²¹⁴，猶點集當時全國十二監軍司的兵力，圖謀金國陝西西部的軍事重心鞏州城。

御史中丞梁德懿見夏主一意孤行，上書建言：

...國家用兵十餘年，田野荒蕪，民生塗炭，雖婦人女子，咸知國勢瀕危，而在廷諸臣，清歌夜宴，舌結口拮，太子以父子之親，憂宗社之重，毅然陳大計、獻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廢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變異，歲告災祲。臣望主上撫恤黎庶，修睦鄰邦，召還青宮，復其儲位，庶幾臣民悅服，危者得安。²¹⁵

遵頊拒絕接受其建言，更當面詰之，令其罷官。

可見夏國晚年，部分朝臣對於遵頊所採行的附蒙攻金策略深不以為然，反映金夏長期戰爭的結果，夏國統治階層內部已出現不小的反對聲浪。

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二月，金、夏兩國政局均發生重大變化。金國內部，宣宗去世，子完顏守緒繼位，是為金哀宗；而夏國內部，因「蒙古數遣使譙讓遵頊」²¹⁶，遵頊懼而讓位於太子德旺，自稱「上皇」。新繼位的兩國君主，均意識到長期互戰的結果，只是加速國力的消耗，造成俱衰的困境，因此均著手展開議和的計畫。

金哀宗著手改進與夏、宋兩國的衝突關係，希望集中力量，甚至聯合兩國一同對抗蒙古。因此遣使至南宋滁州通好，宣稱不再南攻，並與夏國議和。

夏主德旺，對其父親遵頊之不敢違抗蒙古，而甘心受蒙古驅使的立場有所不滿，因此一改「附蒙攻金」策略，乘成吉思汗西征尚未返回蒙古之際，於金哀宗正大元年(宋寧宗家定十七年，西元 1224 年)二月，聯絡漠北諸部，企圖反抗蒙古。德旺圖謀蒙古後方的企圖，立刻引起來蒙軍的注意。成吉思汗在西域聞訊，立即抽出部分西征軍力，遣之東返「由河外攻沙州」²¹⁷。然由於夏國守將籍辣思義的堅守，蒙軍不但逾月

²¹⁴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62。

²¹⁵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62~1363。

²¹⁶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64。

²¹⁷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66。《西夏書事》的記載是：「蒙古主...自將兵由河外攻沙州。」考證當時成吉思汗尚在西域，至 1225 年正月，車駕始返底土刺河黑林舊

未能攻下，甚至在蒙軍自行挖掘的地道中被夏國守軍燒死多人。

鑑於進攻夏國河西地區軍事行動的不順，為避免夏國抽調東線兵力赴河西地區解圍，因此蒙軍採東、西兩線戰略，由木華黎之子孛魯，以及黑馬等將領，率領中原蒙軍自夏國東境進攻銀州²¹⁸，以牽制東部的夏軍。夏國銀州守將「塔海出戰，兵敗被俘，斬首數萬級，獲生口、牛、羊數十萬。」²¹⁹銀州城遂為蒙軍所破，對夏國東南部的國防安全與經濟生產影響甚鉅。

為解決遭遇蒙軍腹背夾擊的困境，夏主德旺一方面採納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議，於是年十月，「遣使如金，請修好」²²⁰；另一方面，因為漠北諸部潰散，而沙州又被包圍達半年之久，「軍民困乏，食牛羊馬駝殆盡。」²²¹，因此先向蒙古請降，並納質子為信，於是蒙軍解沙州之圍而去。

夏主德旺因決定採取聯金抗蒙的策略，因此對同意派遣質子至蒙古一事，事後有背盟之意。金哀宗正大二年(宋理宗寶慶元年，西元 1225 年)正月，蒙古遣使「來責任子不遣」²²²一事，德旺為此猶豫不決。右丞相高良惠雖與夏主德旺同主張「修好金源、共支北敵」²²³的外交策略，但是，對於納質子於蒙古一事，則主張應信守承諾。他向夏主德旺建言：

兩國相交，忠信為主，彼強吾弱，勢難背言。宜擇宗室之賢者，加以王號，錫以車旗，俾結蒙歡，庶幾稍紓國患。²²⁴

樞密使李元吉亦表示：

蒙古虎狼，雖恭順不違，猶恐咆嘯，其性若反覆無恆，是自啟兵端也。況金勢寢衰，自守不支，焉能濟我耶？²²⁵

營。因此文中的蒙古主究竟為何人？尚有待進一步查證。

²¹⁸ 銀州在今陝西省橫山縣黨岔鄉。參見王天順《西夏戰史》，〈附錄二：西夏戰爭地理古今地名檢索〉，頁 397。

²¹⁹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66。

²²⁰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67。

²²¹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68。

²²²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69。

²²³ 同前註。

²²⁴ 同前註。

²²⁵ 同前註。

然夏主德旺最後仍決定不納質子，因此遣返蒙古使者。此一錯誤決定，使得日後成吉思汗有了大舉興兵滅夏的口實。

金哀宗正大二年(西元 1225 年)，趁蒙古大軍初返抵蒙古，稍事休息整備，未再對南方用兵之際，夏主德旺積極展開與金修好以共抗蒙古的外交事宜。

夏主德旺採右丞相高良惠之建言，曾於正大元年(西元 1224 年)十月遣使奉表與金修好；翌年六月，夏國殿中御史張公輔亦向夏主德旺建言與金修好，相互為援。他在上書《疏陳經國七事》中主張：

今宜遣使與金約和，兩國各置邊烽，設偵候，此舉彼應，彼因此援，我兵氣壯，敵亦不敢正視矣。²²⁶

因此，夏主德旺終於在是年七月，派宗室李楨為質子入於金，以示誠信。²²⁷八月，夏主並派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尚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於金。夏主並欲藉著此次與金修好，提升夏國地位，與金主以兄弟相稱，立於平等的政治地位。因此，夏國提出的條件是：兩國君主以兄弟相稱，且各用本國年號。至九月，金國終於與夏國使者達成和議。《金史·哀宗紀》記載：

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²²⁸

金哀宗何以願意放棄昔日金君夏臣的宗藩關係，而遷就夏國一方的請求？觀金哀宗正大二年(西元 1225 年)十月，金國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為夏國報成使，出使之前，金哀宗的面諭可以窺知。哀宗提到：

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弟以和，我尚不以為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²²⁹

金哀宗為息兵安民，不以與夏國約為兄弟關係為辱，這種以大局

²²⁶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72。

²²⁷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73。

²²⁸ 《金史》，卷 17，〈哀宗本紀上〉，頁 376。

²²⁹ 同前註。

爲重，而不拘泥於形式的務實作風，對於改進兩國當時的關係，有著一定的幫助。

其實，夏使的任務，除了與金修好，恢復雙方商業貿易，提升夏國政治地位，並與金國在軍事上相互聲援外，另一項重要的任務便是自金國取得經濟上的援助，也就是「歲幣」問題。金國負責招待夏使的館伴之一，行臺令李獻甫對於夏使提出歲幣的要求，與夏使李仲諤展開一段激烈的辯論。《西夏書事》記載：

獻甫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仲諤曰：「兄弟且不論，宋輸吾歲幣二十五萬，典故具在，金朝豈不知？」獻甫正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亦可。」仲諤等語塞。遂定議。²³⁰

最後，夏國並未能如願自金國取得歲幣。但是自是年十二月起，兩國正式恢復邊界的榷場貿易。²³¹對夏國而言，雖然未能得到「歲幣」，但是恢復榷場貿易，得以經由商業貿易自金國獲取統治階級所需的物資，也算是一種收穫。

金夏兩國既然建立起政治上的兄弟關係，於是外交上不可避免地，展開一段形式上相互遣使報聘的禮儀。金哀宗正大二年(西元 1225 年)九月，夏國遣使赴金報聘，「奉國書稱弟」²³²。而金國則於十月，「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為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²³³

夏與金修好，是否意味著兩國從此在軍事上互相聲援，可以合力對抗蒙古？夏國朝臣中有人並不如此樂觀。前文所述的樞密使李元吉在金哀宗正大二年(西元 1225 年)初，向夏主建言時，便已提到「況金勢寢衰，自守不支，焉能濟我耶？」而南院宣徽使羅世昌因奉命使金修好，早已看出金國內部的困境。《西夏書事》記載：

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為自強計。

²³⁰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74~1375。

²³¹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77。

²³² 《金史》，卷 17，〈哀宗本紀上〉，頁 376。

²³³ 同前註。

但德旺不聽，羅世昌因此罷官。

蒙古西征部隊，由於返國遠途勞頓，加上返國途中，分兵於金哀宗正大元年(西元 1224 年)五月至十一月，包圍夏國河西地區的沙州城，久攻不下，最後因夏國請降，才結束圍城之舉。是役多少反映出蒙軍西征結束返國，部隊實力尚未完全恢復，需要調整與休息；另一方面，也顯示夏國尚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防衛實力。因此蒙軍於正大二年正月返抵蒙古後，便休息整備，暫時停止對外用兵。

在蒙軍休息整備之際，夏國積極展開與金國修好的外交舉動，尤其軍事上聯合抗蒙之舉，自然引來成吉思汗的不悅；加上先前所發生的諸事：第一、成吉思汗西征前，遣使至夏國徵兵，夏主遵頊不應。第二、金哀宗正大二年(西元 1225 年)正月，夏主德旺背棄先前沙洲城之圍，以納質子為條件，向蒙古求和一事。因此，成吉思汗在面對應優先對哪一國用兵的考量下，暫時不理會金國，而決定舉兵全力滅夏。

金哀宗正大三年(西元 1226 年)正月，成吉思汗親自發動滅夏戰爭。²³⁵金國雖暫時獲得喘息機會，但並未出兵援助夏國。在缺乏外援的情形下，夏國只能藉著最後的力量來自我防衛。成吉思汗攻滅夏國的軍事行動持續約一年半之久，顯示夏國正在進行亡國前的最後抵抗。

正大三年(西元 1126 年)七月，蒙軍攻破西涼府之際，夏主德旺「憂悸不知所為」²³⁶而發病卒，弟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睨即位。對於夏國遭逢空前的外患，與國君去世的內憂，金哀宗在夏國遣使報哀之後，也只是派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赴夏國弔奠而已²³⁷，仍未有出兵援助之舉。

然而，金哀宗對於夏國的處境則深表同情，因此下令陝西守將，將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一月，金國收復會州城的戰役時，所俘獲的夏國人口，「悉縱還之」²³⁸。然而金國此舉，不過杯水車薪，且緩不濟急，對於夏國的困境並無實質上的幫助。

²³⁴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76。

²³⁵ 《元史》，卷 1，〈太祖本紀〉，頁 23。

²³⁶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83。

²³⁷ 同前註。

²³⁸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85。

在蒙軍攻滅夏國的過程中，金國雖始終沒有對夏國提供任何實質的援助；但是，兩國君主倒是珍惜初建立的兄弟關係情誼。例如金哀宗正大三年(西元 1226 年)十二月，蒙軍發動「第三次中興府之役」，包圍中興府之初，夏主睨便遣使赴金，「以蒙古深入，兵事方殷」²³⁹，請金國暫時停止遣使報聘之舉。而金哀宗為表示友好，亦於翌年正月遣使至夏國賀正旦，但因「軍務旁午，館燕皆不成禮。」²⁴⁰。這是金夏恢復和平關係後，金國最後一次遣使至夏國賀元旦，也是兩國在政治上最後一次的正式接觸。

成吉思汗一方面為切斷金國與夏國的聯繫，避免金國經由陝西地區援助夏國，另一方面為削弱金國在陝西的防禦力量，以便於日後對陝西地區用兵，因此於金哀宗正大四年(西元 1227 年)二月，留下部分兵力圍攻中興府，親自率軍南下渡過黃河，進入金國國境，進攻積石州地區，先後攻破臨洮府、洮州、河州、西寧縣，蒙古別將則攻下德順州。²⁴¹

同時，夏國東北邊境內上的軍事重鎮斡羅孩城也遭受蒙軍的攻擊，守城宗室於城陷後不屈而死。斡羅孩城的失陷，使得中興府更加孤立無助。

金哀宗正大四年(西元 1227 年)六月，夏國首都中興府城內已援盡糧絕，又遭遇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疫病流行，軍民大多病倒。夏主睨只得遣使向蒙軍乞降，「因遣使入蒙古軍，願立誓歸誠，謂不敢望收之為子。」²⁴²成吉思汗當時已患重病，遂允其所請。睨又以「備貢物、遷民戶，須展限一月，乃得親自來朝謁」²⁴³成吉思汗亦表示同意。

七月，夏主睨親往蒙古軍營晉謁成吉思汗，時成吉思汗已去世，去世前，成吉思汗「以身在敵境，且夏主降而未至，謂我死無令敵知」²⁴⁴，因此諸將祕不發喪。至夏主睨來朝，諸將托言大汗有疾不能見，最後托雷遵從大汗遺命執殺之，夏國滅亡，而金夏關係也隨著夏國的滅亡正式宣告結束。

²³⁹ 《西夏書事》，卷 42，頁 1387。

²⁴⁰ 同前註。

²⁴¹ 《蒙兀兒史記》，卷 3，〈成吉思汗本紀下〉，頁 159。

²⁴² 《西夏紀》，卷 28，頁 675。

²⁴³ 《西夏記》，卷 28，頁 675。

²⁴⁴ 《蒙兀兒史記》，卷 3，頁 162。

貳、後期金夏戰爭的影響

自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金夏和平關係破裂後，雙方展開長達十四年的報復與反報復戰爭，「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²⁴⁵為蒙古併滅兩國製造了有利條件。

夏國獨自攻金並未如預期的順利；聯合蒙古攻金，由於蒙古的防範與猜忌，也未能得到土地與物資的實質利益，反而是軍力與國力亦隨之消耗。

金國除了長期抵禦夏軍的進攻及主動攻夏邊境以報復夏國外，面對黃河以北國土的淪喪，更採取攻宋以彌補失地的策略，而與宋國交戰數年；再加上蒙軍掠奪戰爭所造成金國地方防禦力量與資源的損耗，因此國力也大幅衰退。結果造成蒙古坐享漁翁之利，而得以一一兼併中國境內的夏、金、宋等政權。

以下就後期金夏戰爭對兩國所造成的影響，分為對夏國的影響，與對金國的影響等兩個部分加以探討。

一、對夏的影響

金夏長期交戰，對資源甚為貧乏的夏國而言，無疑是沉重的負擔，且對夏國內部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甚鉅。十四年戰爭所造成民力、軍力的死傷與資源的消耗，是夏國國力急遽衰退的重要關鍵，也是蒙古得以順利滅亡夏國的重要因素。

南宋時期，夏國的對外關係較北宋時期單純，只有金國一個宗主國而已；但相對地，經濟上對金國的依賴程度則更為加深。自金衛紹王大安二年(西元 1210 年)年兩國交惡以來，金國以關閉榷場貿易的經濟制裁手段來制裁夏國。夏國除了交戰初期的前三年尚能與金國保持遣使往返以獲得使館貿易的經濟利益外，主要就是透過武力掠奪的方式獲得經濟資源。然而，長期捲入戰爭的結果，所造成的勞動力、戰鬥力與資源的消耗，遠超過掠奪戰爭的所得。

²⁴⁵ 《金史》，卷 134，〈外國傳上·西夏〉，頁 2876。

夏國每次動員的兵力少則數千人，多則五萬、十萬人，甚至最多一次動員二十萬軍力，龐大的軍需已構成人民的重大負擔；且並非每次出師均能如願，有時一場戰役下來，夏國兵力傷亡達數千人，牲畜損失更是不計其數。歸納夏軍損失較慘重的戰役如下：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四月葭州通秦砦爭奪戰，夏兵被斬殺有五千人之眾。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九月的「第二次定西城之役」，金軍前後敗夏兵三萬騎，並斬殺夏軍數千餘人。金宣宗元光元年(西元 1222 年)二月的大通城爭奪戰，金兵與守黃河浮橋的七千名夏軍展開激戰，夏軍被殺者近半，溺河死者不計其數。金兵攻入大通城後，守城夏軍則有三千餘人被殺。

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十月，夏國御史中丞梁德懿對夏主遵頊的諫言，已提及長達十餘年的戰爭對夏國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大略提到夏國國內統治階級的生活腐敗，不知民間疾苦的情形。《西夏書事》記載：

國家用兵十餘年，田野荒蕪，民生塗炭，雖婦人女子，咸知國勢瀕危，而在廷諸臣，清歌夜宴，舌結口拮。²⁴⁶

以夏國當時的經濟困境，是難以持續支持統治階級過度的奢靡生活，因此，必須透過對夏國民力的加緊剝削，才得以遂行其目的。這種統治階層不知體恤民疾的狀況，造成國內上、下社會階層之間嚴重的對立與疏離，也影響夏國人民對國家的向心力。

長期戰爭也導致夏國政局相對動盪。夏國的統治階層對於夏主遵頊之「附蒙攻金」策略並非一味地認同，例如金宣宗興定二年(西元 1218 年)，樞密都承旨蘇寅孫便主張應與金國修好以共拒蒙古。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四月，太子德任也諫遵頊應與金約和，結果換來的是太子之位被撤換，並被囚於靈州的下場。而同年十月，御史中丞梁德懿在諫言中支持德任「與金約和」的主張，建請遵頊恢復德任太子之位，並與金修好，結果被罷官。其他夏國群臣，不是繼續耽於享樂，不顧國計民生；就是絕口不再提與金修好共抗蒙古一事。整個朝中瀰漫頹廢與粉飾太平之風，與社會上的民間疾苦，形成強烈的對比。

夏軍長期進攻金國，大部分時間均集結在外的情形下，導致夏國

²⁴⁶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62~1363。

疏於本土的防務的經營，甚至造成邊境防務空虛，為蒙古與金國對夏用兵，製造大好機會。例如金宣宗興定元年(西元 1217 年)十二月的「第二次中興府之役」，趁攻入金國的夏軍屢為金軍所敗，木華黎率領蒙軍攻入夏國，如入無人之境直抵中興府城下，迫夏主再度乞和。金軍則於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四月派軍攻入夏國東南地區的隆州，不但擊敗夏軍，甚至攻陷隆州城的西南隅；而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 1220 年)五月的「宥州神堆府之役」，金將慶山奴攻入夏國，更是大敗夏國駐軍，擄掠大量的牲畜而去。

可見在長期進攻金國的同時，夏國卻疏於本土的防衛能力的加強，無怪乎面對蒙古騎兵的攻擊，毫無招架能力，只能任憑宰割。夏主遵頊面對此一困境，不思考提升本土的防衛能力，而一味地派軍攻金，實非明智之舉。

除了攻金戰爭，與金國發動的反報復戰爭，造成夏國軍力的急遽耗損與本土防衛能力的衰退外；蒙軍對夏國本土所展開的軍事行動，以及蒙古屢次徵調夏國的軍隊與物資偕同蒙軍作戰的結果，更加速夏國軍力與民力的消耗，且對夏國的國防安全造成嚴重的影響。

金夏兩國恢復和平的時機過晚，並無助於夏國之振衰起敝。長達十四年的後期金夏戰爭，對地處偏遠，資源短缺的夏國而言，不但嚴重影響國內經濟生產；軍隊的大量傷亡，更造成勞動力與戰鬥力的短缺；而統治階層內部矛盾也隨之層出不窮，政局益加動盪不安。整個社會人心浮動，上下不能團結一心，夏國的滅亡只是早晚之事。夏主德旺不願履行對蒙古之納質子為信的承諾，更是惹來成吉思汗提早發動滅夏戰爭的導火線。

二、對金的影響

金國長期被動地捲入與夏國的戰爭，以及數次展開對夏國的反報復戰爭，也對金國內部產生不小的影響。由於十三世紀前期，金國最主要的外患為蒙古，其次才是宋國與夏國；並且當蒙古之攻勢與威脅稍緩之際，金國除了抵抗夏國的攻擊並展開還擊外，更積極主動攻宋。可見金夏戰爭對金國雖有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但並非造成金國國力衰微的關鍵。

歸納金夏戰爭對金國所造成的影響，大致可分為兩方面：

第一、金國為長期抵禦夏軍的攻擊，置部份重兵於陝西地區，分散了金國的兵力，相對地牽制金國軍隊的機動性，致使金國無法集中全力抵禦蒙軍的進攻，或全力攻宋。

抵禦蒙軍的攻勢，為金國統治者的第一考量，但防止夏軍或蒙軍進攻陝西地區，或防範蒙軍自陝西進窺河南，確保汴京的安全與賦稅來源的穩定，也是防務上不可忽視的一環。因此，金國統治者一方面必須集結主力抵禦蒙古，另一方面卻又要被迫分散部分兵力於陝西防禦夏軍或蒙軍的進攻。在兵多備分的情形下，自然無法兼顧。因此，不但黃河以北的地區飽受蒙軍的蹂躪，燕京因此淪陷，攻宋的戰事，也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而陝西地區更是兵禍連結，幾無寧日。

第二、造成陝西地區民生凋敝、軍民俱疲。陝西地區就金國後期的歷史發展來看，在軍事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陝西地區的金軍，一方面必須連年抵抗夏軍，以及偶而出兵的宋軍²⁴⁷；同時還得抵抗蒙古木華黎軍隊的劫掠，以及蒙夏聯軍的攻擊。另一方面，金國遷都汴京前，為加強燕京的防禦力量，自金衛紹王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起，已開始徵調陝西的精兵以及戰馬入守燕京。《金史·衛紹王本紀》記載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五月：

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陝西馬。²⁴⁸

遷都汴京後，同樣抽調陝西兵力以防衛汴京。《金史·宣宗紀》記載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八月：

選陝西騎兵二千，增京畿之衛。²⁴⁹

在應付蒙古與夏國軍隊的攻擊，以及支援首都的防衛，已造成陝西地區民力的嚴重負擔，又加上天災的不斷發生，更使得民生日益凋敝。

《金史》的〈衛紹王本紀〉及〈宣宗本紀〉中記載不少關於陝西

²⁴⁷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3，記載 1214 年正月，宋人趁蒙軍攻金，攻入陝西。「春正月，宋人攻秦州，統軍使石抹仲溫擊卻之。」

²⁴⁸ 《金史》，卷 13，〈衛紹王本紀〉，頁 295。

²⁴⁹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1。

地區所發生的天災與饑荒。例如金衛紹王崇慶元年(西元 1212 年)五月「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²⁵⁰；金衛紹王至寧元年(西元 1213 年)五月，「陝西大旱」²⁵¹；金宣宗貞祐四年(西元 1216 年)四月，「河南、陝西蝗」²⁵²；金宣宗興定三年(西元 1219 年)六月，「金陝西黑風晝起，有聲如雷，地大震，民居坍塌。威戎砦城圯更甚。」²⁵³

天災與饑荒導致民不聊生，部分災民於是起而為盜，形成民變，更使得陝西地區兵連禍結。例如《金史·宣宗本紀》於貞祐三年(西元 1215 年)記載貞祐元年(西元 1213 年)的陝西民變之情形如下：

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圍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相挺為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書約都統楊珪，為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²⁵⁴

陝西地區的軍力，一部分於金國與夏、宋、蒙三國交戰中損失，一部分內調防衛京師，另一部分則因天災或民變所造成的傷亡等，長期下來，頗感不足，金國政府遂於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 1223 年)七月下令：「詔籍陝西僑居官民為軍。」²⁵⁵以補充陝西兵源，加強當地防禦力量。

十三世紀初的後期金夏戰爭、金攻宋戰事，以及蒙金戰爭下蒙古軍隊的劫掠，直接造成陝西地區的經濟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而天災的屢起，造成人民流離失所。然金國統治者仍加緊對此地的剝削，繼續在此徵調軍力、馬匹與物資，以支援首都的防務。因此，金國晚年，陝西地區的社會經濟已近乎瓦解的邊緣。

「後期金夏戰爭」固然為夏主安全因一時的憤怒，圖謀報復金國所引發；然而，遵頊繼位後，未能及時調整外交策略，仍繼續窮兵黷武進攻金國，讓兩國繼續捲入長期的國力消耗戰爭，徒讓蒙古坐收漁翁之利，此舉是否明智，實有待探討。掠奪與佔領金國城寨，除了擴張領土，

²⁵⁰ 《金史》，卷 13，〈衛紹王本紀〉，頁 295。

²⁵¹ 《金史》，卷 13，〈衛紹王本紀〉，頁 296。

²⁵²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8。

²⁵³ 《西夏書事》，卷 41，頁 1337。

²⁵⁴ 《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8。

²⁵⁵ 《金史》，卷 16，〈宣宗本紀下〉，頁 367。

並得以補充國內的經濟需求，表面上看似紓緩夏國經濟困境的可行之道；實際上，長期攻金以及抵抗金軍的反報復，徒造成國內戰鬥力、財力與資源的加速消耗而已；且夏軍屢為金軍所敗，相較於夏軍所擄掠的人口、牲畜與財物，實在是得不償失。是以十三世紀初的後期金夏戰爭，造成夏國國力的加速耗損，以及民力的日趨疲困，終至坐以待斃，而為蒙古所滅。

然而，若將金夏兩國長期對立與衝突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夏國，亦有欠公允，因為金國君臣亦難辭其疚。

金國君臣對於時局認識不清，判斷錯誤，也是導致兩國衝突無法及時化解而深陷於相互報復的另一項重要因素。金宣宗君臣不但對於夏國後來的求和舉動置之不理，甚至在蒙古武力威脅稍緩之際，除興兵攻宋外，更派兵攻入夏國境內，使得金國幾乎與中國境內各政權為敵。金國此舉只是加深與擴大金與宋、夏兩國間的仇恨而已，且與蒙、宋、夏交相用兵的結果，造成國力的急遽消耗與衰退。雖然金哀宗即位以來，致力於改善金夏關係，但為時已晚，是以夏國滅亡後不久，金國亦在金哀宗天興三(宋理宗端平元年，西元 1234 年)為蒙古所滅。